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39nB461

性空臻禪師語錄

清 行臻說

超自等編（依駒本印）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敘
    - 毛鵬敘
    - 張發辰敘
  - 目錄
  - 住蘇州府崑山縣選佛場語錄一
  - 住蘇州府崑山縣選佛場語錄二
  - 住蘇州常熟縣維摩寺語錄
  - 小參
  - 示眾
  - 機緣
  - 拈頌一
  - 拈頌二
  - 讚
    - 觀音
    - 水月觀音
    - 文殊
    - 三大士出山像
    - 彌勒
    - 千佛觀音
    - 觀音
    - 題伏虎羅漢
    - 題泛海觀音
    - 題本師費老和尚
    - 題華山見月律師真
    - 題了念老宿小像
    - 題李傳真小像
  - 偈一
    - 詠紙花
    - 為慧來師六十壽
    - 闢荒建剎
    - 屋繞清流
    - 師過餘姚藏閣眾知師未事筆墨強師作偈云

- 贈在衲老宿
- 孟冬送未能嚴居士過天台
- 送月林老衲上雲間
- 贈雪舟侍者三十
- 為瞿識禪人
- 立予上人求偈
- 和韻荅劍門法兄
- 和朽木偈
- 梅下聞計弔韜明法兄
- 送野松上人歸楚
- 恒如蔣居士七秩
- 贈大道老宿
- 荅常熟眾護法請住維摩

◦ 偈二
- 囑即健勝後堂
- 囑天衢寓堂主
- 囑尚德曉西堂
- 囑何一自首座
- 居士求施茶偈
- 示狂客
- 示句非侍者
- 示豐書記南歸故里
- 示若鶚侍者
- 示片石
- 示園頭
- 十二時歌

◦ 佛事
- 為法忍律師封龕
- 為鐵舟禪師上供
- 本師隱老和尚計音至領眾上供
- 為峽山禪師封龕
- 為龔氏三鼓下火
- 為超淵火
- 為覺聞禪人火
- 為了念禪德封龕
- 福嚴隱老和尚三周上供
- 為維摩天則法兄和尚封龕

◦ 塔銘

    - 嗣法門人位次
- 卷目次
    - 1
    - 2
    - 3
    - 4
    - 5
    - 6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敘

中州學浮屠法者曰何一禪師，早于大梁諸剎中稱健出，既而遊上國，行逾高，名逾起，其披剃、聽經、受戒不一師。而其宗門之師曰性空禪師，遠自臨濟，近接天童，授受之際，歷歷可數，所謂大善知識，得禪定智慧者也。予與性空禪師無覿面之緣，而以同里雅與何一遊，何一攜所梓性空禪師語錄屬予敘其首，予曰：「宗門奉達磨為鼻祖，達磨西來，欲掃除一切文字，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此纍纍卷帙，在性空禪師已為剩語，而又何有于敘？得無畫蛇添足耶？」何一曰：「佛入涅槃，阿難傳佛語為經，流行天竺，遂及東土。蓋弟子記錄師訓，自古而然，今雖不敢以拈花微笑自擬，而師弟顯有授受，既承其誨，不可不永其傳。居士其敘之毋辭。」予于言下見何一之不昧師傳，而因以嘆性空禪師知人之明也。性空一瓶一缽，數千里渡江北來，擇付法之人，爾時聞聲而慕，踵門而謁者百千焉，獨有契于何一，解缽而授。何一恪遵其指，大闡宗風，于今梓其語錄，傳之無窮，性空禪師且以不歿，可不謂擇人得人，能具一隻眼乎？能具眼者，自能具舌，語錄所載，當為無上妙諦無疑。不知其言視其識，不知其師視其弟子，予于語錄，不待讀之畢而可得其概也。顧予所能言者，彝倫日用之常，修己治人之務，而于禪機變幻不即不離之界，自覺舌本木強，無可舉似。茲之敘也，聊以代述其授梓之始末云爾。

時康熙三十有二年歲次癸酉桂月之望前七日中州河陽毛鵬拜撰

性空禪師語錄敘

自有天地以來，立教者亦不一矣，然必有至真至實者寓於中，而後歷意萬年而不毀，否則不轉瞬即以敗廢，求其如薪傳火相續不絕，必無之事也。粵達磨西來，佛法入中國久矣，雖有時而顯，有時而晦，而實無時而滅。大意則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無非恐人於聞見上卜度、識解上承當，反將自己空如止水、照如明鏡一段本地風光，不能從內打出，埋沒性靈，故欲去其偽存其真、去其虛存其實也。若然，就佛言佛，則文字乃障道之門，而八萬四千枝葉、一千七百葛藤，謂之有文字乎？謂之無文字乎？有時謂之有文字也得，謂之無文字也得，謂之有文字無文字總得；有時謂之有文字也不得，謂之無文字也不得，謂之有文字無文字總不得。苟非大過來人，具有隻眼，正未許著一語耳。

性禪師語句見在，試取而讀之，才覺無下手處，便自有下手處矣。是固自有天地以來之至玅至玅者與？倘有一箇半箇曰：「有甚交涉？」其信然乎？雖以之覆瓿可也。
康熙丁丑夏中州張發辰拜書

性空臻禪師語錄目錄

第一卷
　上堂
第二卷
　上堂
第三卷
　小參
　示眾
　機緣
第四卷
　拈頌
第五卷
　拈頌
　像讚
　偈
第六卷
　偈
　佛事
　塔銘
　門人位次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一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師住蘇州府崑山縣選佛場語錄

順治辛丑年，欽命正黃旗將軍李公，同銓部李瑤圃、司理葉嵋初、太史徐彥禾，暨闔邑紳衿，請就本院開堂。至法座前，拈請啟云：「文含玉露，炳日月之光華；宇挾清霜，吐山川之瑞氣。若要句下分明，且聽維那宣讀。」宣畢，師云：「毘盧頂，華王座，自古人登能幾個？吾今指出上頭關，鶻眼龍睛休錯過。且問諸人：還識上

頭關麼？」良久，云：「高著眼。」便陞座。拈香，云：「此一瓣香，明同日月，德合乾坤，爇向爐中，端為祝延今上皇帝聖躬萬歲萬萬歲，伏願金輪御世，恒為有道之君；玉樹臨春，永振無為之化。」次拈香，云：「此一瓣香，奉為允文允武、乃忠乃孝、滿朝勳貴、合邑縉紳，暨本邑宰官、欽命正黃旗固山李，伏願般若智洞明如日，菩提心增長如苗。此一瓣香，太白山前腳跟點地，語溪橋畔得路還家，專為先住天童、後住徑山，傳臨濟正宗第三十一世上費下隱容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藍田射石虎，神機莫測；迅矢貫雙鵰，未稱作家。眾中者有單刀直入者，出來與老僧相見。」僧問：「黃檗大用，拈提格外玄機；趙老家風，指出庭前柏樹。今日祝國開堂，師以何法示人？」師云：「棒頭有眼明如日。」進云：「驚群俊鶻自解翻身，衝浪金鱗如何接待？」師云：「一網收下。」進云：「撥開曉霧千峰秀，選佛場中及第歸。」師云：「正好喫棒。」僧一喝，師便打。問：「立宗旨開選佛場，烹麟鳳焰發紅爐。如何是立宗旨的句？」師云：「棒喝交馳，不容擬議。」進云：「一句無私，人天莫測。」師云：「作麼生是無私句？」僧便喝，師便打。進云：「幾乎放過。」師云：「腳跟下更加三十。」居士問：「不問心空及第，如何是遞代傳燈？」師云：「靈山指月，曹溪話月。」士禮拜，云：「謝師指示。」師打，云：「還見月麼？」乃云：「禪宗妙旨，豈落言詮？道本無傳，非從外得，貴在當人自悟。所以，昔日世尊於雪山六年苦行，子夜睹星，忽然大悟，云：『奇哉！一切眾生俱有如來智慧德相，但因妄想執著不能證得。』大似禍入不慎之家。到涅槃會上拈花示眾，覿體全提，唯迦葉老頭陀裂破面門，故世尊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付囑摩訶迦葉以廣流傳。』正是事因叮囑，殃及兒孫。所以，此事人人本有，個個不無。廣額屠兒放下屠刀，云：『我是千佛一數。』斯真丈夫氣概。」復舉：「僧問雲門：『如何是和尚家風？』門云：『門前有讀書人來報。』」師云：「雲門老漢恁麼荅話，雖是斯文一契，若問山僧，但向他道：『閉門打睡，接上上機。』且道與古人是同？是別？試甄別看。」便下座。

銓部李瑤圃請上堂。僧問：「昔日普化推倒飯床，未審是何意旨？」師云：「全彰大用。」僧便喝，師云：「這田厙奴。」乃云：「當陽揮寶劍，揭示佛祖威權；袖裡動金鎚，捩轉衲僧巴鼻。放開則錦上鋪花，把住則黃金失色。目前無法，塞壑填溝；意在目前，纖毫不立。如來禪、祖師禪，數株青柏映晴霞；西來意、東來意，一帶洋江拖白練。若向這裏會得，不妨草枯鷹眼疾、葉落鴈聲幽；其或未然，此時風頭稍硬，且歸暖處商量。」

上堂。僧問：「玉虹橋鴉鳴鵲噪，選佛場擊鼓敲鐘，賓主相逢一句請師指示。」師云：「露柱笑掀眉。」進云：「如何是主中賓？」師云：「藍田射石虎。」「如何是賓中主？」師云：「夫子入太廟。」「如何是賓中賓？」師云：「月下覓歸程。」「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軒日卓午。」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如何是和尚為人處？」師云：「棒頭薦取。」進云：「一片虛凝絕偽情，萬里清光飛玉兔。」師云：「非汝境界。」問：「世尊初生，手指天地，雲門云：『一棒打殺。』也是賊過後張弓。未審和尚如何分析？」師云：「雲門即今在甚麼處？」僧禮拜，云：「在這裏。」師劈脊一棒，云：「也好打殺與狗子喫。」居士問：「古者道：『出門便是草。』意旨如何？」師云：「看腳下。」士進前一步，師云：「再進一步看。」士退後，師云：「起模畫樣。」士云：「恁麼則獨唱胡笳曲，誰人和得齊？」師震威一喝，乃云：「欲行千里，一步為初，若與麼去，灼然先行不到、末後太過，只成世諦流傳，未知有祖師門下事在。今日承諸龐老到此選佛，特請舉揚個事，殊不知未陞座已前早為諸人和盤托出了也。還委悉麼？迥迥聲前一路，黃面瞿曇難措足；明明百草頭邊，碧眼胡僧謾著眼。不是心、不是物，五目莫睹；名不得、狀不得，四辯難窮。正所謂：古佛堂前曾無異說，流通句內誠有多談，得之者妙用無虧，失之者觸途成滯。且道：正恁麼時，主賓會合、聲氣相投一句又作麼生道？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下座。

上堂。舉外道問世尊不問有言無言公案，師云：「諸人若向世尊良久處會得，許汝與外道同參；其或未然，良馬已隨鞭影去，韓盧猶覓舊枯椿。」卓拄杖，下座。

上堂。僧問：「沖霄靈鳳，自合乘時；止濼困魚，徒勞下釣。今日四眾臨筵，和尚還肯接否？」師云：「有甚餽子？不妨快下。」僧作聽勢，師云：「龍沉巨海，蛙[馬*展]泥沙。」進云：「一笛曉風吹好月，大家出手舞三臺。」師拍膝一下。問：「見法即見心，如何是心？」師豎起拄杖。進云：「話作兩橛。」師便打，僧擬議，師連棒打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師云：「鏡裡畫娥眉。」「如何是清淨法身？」師云：「廁坑頭籌子。」「如何是圓滿報身？」師云：「架上五花毬。」「如何是千百億化身？」師云：「水中有月，鏡裡無頭。」進云：「三身已蒙師指示，還有親切處也無？」師便打，乃云：「昨日何如今日忙？為渠抑逼即陞堂，思量再三無他說，聊舉西來話一場。」以拂子作此[◯@(、/(、*、))]相，震威一喝，云：「臨濟祖師來也，道：『赤肉團上有一無位真人，從汝等諸人面門出入，未證據者看看。』」遂呈拄杖，云：「東看則西，南觀成北。」又作此。


相一喝云：「波羅提尊者來也，云：『在胎為身，處世名人，在眼曰見，在耳曰聞，在鼻嗅香，在舌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遍現俱該沙界，收攝在一微塵。識者謂是佛性，不識喚作精魂。』且道佛性精魂又如何甄別？」又作相喝一喝云：「妙喜大師來也，道：『昨日夜叉頭，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已上三位尊者為諸人說法已竟，各駕祥雲向諸人腳跟下過去。山僧今亦有一道真言，不免為諸人拈出。」復作此〇相云：「不是心，不是物，動地驚天轟霹靂。趙州參見老南泉，解道鎮州出蘿蔔。」

建大佛殿，上堂。云：「教中道：『於一毛端現寶王剎，坐微塵裡轉大法輪。』若恁麼，則不用丈木寸釘，瓊樓寶殿早已完備，又說什麼開基闢址、搬磚弄瓦，然後方為建造？雖然如是，法無事而不彰，道無言而不顯。所以，眾檀揮金建寶王剎，山僧豈可不轉大法輪？且道：應時及節一句又作麼生道？」卓拄杖，云：「權借香山許多料，斧斤揮處煥然新。」

上堂。僧問：「盡大地是個沙門眼，還假修證否？」師豎拂子，云：「不可喚作拂子。」僧一喝，師云：「這一喝未有主宰。」進云：「出我口，入師耳，且道明什麼邊事？」師便打。進云：「某甲到這裏直得寒毛卓豎。」師云：「大膽衝突過，小膽告所由。」乃云：「祖意西來百草頭，佛法遍在一切處，諸人若肯自承當，何用叨叨重指註？若與麼，無差互；不與麼，成賺誤。法法頭頭，隨機顯露，信得及、把得住，誰能出不由戶？信不及、把不住，不免為伊重指出。水自綠兮山自青，天自高兮地自厚，溪邊衰草發萌芽，嶺畔寒梅香欲吐。且正恁麼時，獨脫無依一句又作麼生道？」震威一喝，云：「臨濟大師道：『我有時一喝如金剛王寶劍、有時一喝如踞地獅子、有時一喝如探竿影草、有時一喝不作一喝用。』臨濟四喝不出適來山僧這一喝，山僧這一喝能入臨濟四喝，有殺、有活，有照、有用。汝等諸人還委悉麼？」良久，云：「三汲浪高魚化龍，癡人猶戽夜塘水。」下座。

新建韋馱殿落成，固山郭太夫人率公子超慶請上堂。問答不錄。乃云：「本地風光，非男女相；向外馳求，自生迷障。若恁麼去，猶是半提。殊不知法身無相，即相明真；道本無言，因言顯理。黃鶯啼綠柳，白鷺立青筠，漁翁磯上擲釣拋綸，蠶婦桑間尋枝摘葉，靈雲覿面悟桃花，大慧薰風來殿閣，頭頭不昧，物物分明。所以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若到恁麼田地，方知釋迦老子指天指地，唯我

獨尊，皆吾心之常分，非假於他術。今日韋馱殿告成，山僧陞座，且道如何慶讚？常來此地作金湯，原是靈山親授記。」
大殿工圓，請佛陞座，上堂。云：「闢荒成大業於一毛端，插草便為標在微塵裏，不是神通妙用，亦非法爾如然，揮金滴玉，全藉遠近檀波。今辰恭請紫金之身，權就草敷之座，懸花結彩，撾鼓陞堂，儼然一會靈山，永慶千秋，直今見者聞者共獲禎祥，施力施財同增福算。雖然如是，須知有恁麼人方明恁麼事。」以拂子打此[〇@(、/(、*、))]相，顧視左右，震威一喝，下座。
佛成道日，上堂。云：「崔巍聳峭，衝開碧落之虛；古木垂陰，遙接連河之路。阿蘭若處莫藏身，檀特山中留不住，擬棲雪壑，弗住王宮，棄萬乘之尊榮，脫累生之羈鎖，大忘人世，高蹈佛階，瑞草結而就石為床，祥風吹而移雲作蓋，仙蘆穿膝，靈鳥巢頭，聊將馬麥塞飢腸，一任冰霜寒徹骨。所以道：天將降大任於是人，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然後為人天標榜。直得嶺梅發笑、洞草回春，定起巖前星輝子夜，披雲月下歎奇哉，一度掀眉天地開。今日山僧與麼舉揚，大似因齋慶讚。敢問諸人：還見釋迦老子麼？其或未然，更聽一偈：雪山凍餓事如麻，子夜星輝眼著沙，若道老胡行履處，果然苦哉佛陀耶？」
康熙元年元旦上堂。拈香云：「元正啟祚，萬物咸新，駕御百僚，位登九五，端為當今新主皇帝聖躬萬歲。」斂衣就座，乃云：「龍飛北闕，人人賀不盡之春；鶴舞南山，個個慶無窮之算。嵩呼壽嶽，花頌椒盤，重輝少室未殘燈，突出扶桑新杲日。行見德布堯年，泰和舜世，五穀豐登，萬民樂業。且祝聖一句又作麼生道？」良久，云：「不得重說偈言。」便下座。
師誕日，上堂。云：「自幼為僧少讀書，陞堂多是強支吾，而今耳順年來也，贏得虛名上祖圖。」喝一喝，下座。
元宵，解制，上堂。僧問：「把臂臨期即不問，如何是當觀第一義？」師豎拂子。進云：「有一種人高掛缽囊、緊俏草鞋又作麼生？」師云：「腳跟須爽快。」進呈坐具，顧大眾，云：「某甲今日也須應個時節。」師云：「快走，快走。」一僧出，豎拳，云：「把住也，滴水滴凍。」開拳，云：「放行也，倒嶽傾湫。某甲今日倒嶽傾湫去也，和尚向甚處著腳？」師云：「學得泥鰍法，便來較活龍。」僧擬進語，師連棒打出，乃云：「去年十月十五結，把斷要津誰敢越？百煉黃金鑄鐵牛，燈籠露柱眉愁絕。今年正月十五解，放開線道特瀟洒，東西南北任縱橫，踏破草鞋還自買。去者去，來者來，明窗依舊好安排，離鉤三寸無人道，怎得華亭下釣臺？也不來，也不去，腰包畢竟安何處？含元殿裡是長安，覓則知君無本據。然更須知得：去去實不去，途中好善為；來來實不來，

路上莫虧危。若恁麼掀翻窠臼，自在自由，高掛缽囊，隨緣放曠，雷鳴蟄戶，家家慶賀元宵，泰運春回，處處村歌社舞，孤峰頂上月白風清，十字街頭銀花火樹，遊人賞不夜之燈，野老唱無生之曲。如是，則街頭巷尾、酒肆茶房，閒坐笑談、咳唾掉臂，無不是祖師西來大意。有煩久立。」下座。

浴佛日，啟華嚴期，請上堂。「場開選佛，普應群機；會啟華嚴，流通奧旨。王剎現毛端之上，法輪轉藏海之中。一一樓臺，重重寶鐸。松濤竹籟，悉和梵音；魚吼鐘鳴，咸敲滿字。若向這裏會得，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閒歇。只如釋迦老子未離兜率，已降王宮；未出母胎，度人已畢。畢竟作麼生？更聽一偈：今朝四月八，正是夏初頭。堪笑瞿曇老，無端走卻牛。」喝一喝，下座。

了念禪德八表，請上堂。僧問：「南山起舞，別顯家風；北海騰波，同聲慶讚。且道如何是慶讚一句？」師云：「滴水福滄海。」進云：「恁麼則不涉千秋地，壽山亙古今。」師云：「微塵壽泰華。」進云：「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豎拂子，云：「你道這個是東？是西？」進云：「覓火和煙得，擔水帶月歸。」師云：「念言語漢。」僧呈具，云：「這個喚作言語得麼？」師一喝，僧亦喝，師便打，僧又喝，師又打，乃云：「也大差，也大差，不萌枝上結東瓜，拈來搭個毘盧印，直得乾坤散彩霞。青巒獻翠，年年呈不盡之春；白鳥啣花，物物顯無窮之慶。然五嶽雖高，未到須彌之頂；百川雖廣，難同者海之涯。多處不可減，少處莫能加，蟠桃縱有三千歲，不及恒河半杓沙。所以道：豁開正法眼，萬古剎那暇。說甚蓬島八仙之壽屋、香山九老之年華？直得群英聚聽，合奏胡笳。如此，則可暢飲曹山酒，細烹趙老茶，三杯共兩盞，醉得眼眯麻，笑倒靈山老釋迦。又道：今朝了念禪德八秩之壽，特請山僧陞座。又作麼生舉揚？欲知此老年多少，卻似閻浮葦稻麻。」一喝，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鐘鳴鼓響，人天瞻仰，畢竟和尚以何法示人？」師便打。進云：「昔日僧問投子：『如何是大事因緣？』子云：『尹司空請山僧開堂。』今日開爐，和尚上堂，如何是大事因緣？」師云：「更要老僧說個什麼？」進云：「一句迥然超調御，三玄戈甲振叢林。」師云：「也是杓撥聽虛聲。」問：「放行也，兵隨印轉；把住也，將逐符行。正當此際，且道是放行？是把住？」師云：「我為法王，於法自在。」僧禮拜，云：「謝師答話。」師云：「看腳下。」問：「弘宗唱道，如何慶讚？」師云：「一言道不盡，拈出好生觀。」進云：「且喜龍行雨至，水到成渠，如何是最初一句？」師云：「欲向閻黎道，被舌頭礙卻。」僧顧左右，云：「若不當陽問，怎見法王機？」師云：「禮拜退。」

問：「爐韛新開，鍛凡煉聖，是和尚大機大用，且道學人是凡？是聖？」師云：「莫妄想。」進云：「凡聖同源來，審還假修證也無？」師云：「不是苦心人不知。」居士問：「選佛場中將什麼演出金聲玉振？」師拍禪床一下，士云：「如何是第一句？」師震威一喝，士云：「如何是第二句？」師便打，士云：「如何是第三句？」師云：「還知痛癢麼？」士云：「今日巨鰲在網，和尚還見麼？」師云：「也只是個鰍子。」士拂袖歸眾，師云：「看破了也。」乃云：「烹佛煉祖大爐韛，頑銅鈍鐵豈容留？鍛凡煉聖惡鉗鎚，美玉精金重鎔過。金毛奮返躅之威，俊鶻展沖天之氣，一回徹得，百事如心，賓主句覿面相呈，正法眼棒頭點出。只要一椎便就，方能慶快平生；更若不假一椎，自然天生意氣。說甚臨濟三玄三要承虛接響，洞山五位君臣捕影撈形，雪峰毬、禾山鼓點破太虛空，祕魔叉、子湖狗大似文官，一管筆猶如武將，千鈞弩一箭中紅心。雖有如此神通、如此妙用，究竟將來還有一處未許伊在。且道是那一處？」良久，云：「汾陽道底。」復舉：「香嚴頌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還有卓錐之地；今年貧，錐也無。』後來洞山文和尚別云：『去年富，未是富；今年富，始是富。去年富，只有一領黑黲布褊衫；今年富，添得一領百衲山水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謂風流出當家。』」師云：「二大老雖然各展家風，各出手眼，撿點將來，摠是嫌貧愛富在。山僧今日要將貧富合同一家，貧者依富而營生，富者借貧而得力。去年貧，卻是富；今年富，卻是貧。去年貧，卻是富，原有一條孃生褲；今年富，卻是貧，貼肉汗衫沒袖襟。晨朝穿向堂前舞，笑倒當年上大人。且道笑個什麼？」復云：「可知禮也。」下座。

上堂。僧問：「昨日晴，萬里無片雲，古人道：『青天也須喫棒。』今朝雨，逼塞虛空無剩許，未知選佛門下又如何施設？」師云：「上座照顧眉毛。」進云：「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師云：「打失汝鼻孔。」問：「賓主相見，意句相投。」以坐具打圓相，云：「這個是意，作麼生是句？」師便打。僧以兩手相交，云：「只如句意交參是如何？」師又打，進便喝，師復打，云：「未信你在。」問：「唱導提綱，紹佛祖之遺範；烹麟煆鳳，作後昆之榜樣。只如今日有個出格漢子上來，和尚作麼生相見？」師云：「好與三十棒。」問：「大地為爐，須彌為炭，佛來佛煆，祖來祖煆，描不成、畫不就底，何處下手？」師云：「頂上一鎚也少不得。」進云：「人人怕死，物物貪生，因什麼學人喚作無生？」師云：「也知闍黎錯會。」進云：「我則不然。」師云：「你又作麼生？」進云：「不圓優缽羅華放，只要功勳汗馬收。」師云：「話頭何在？」雪巖趙文學問：「欲知佛性義，當觀時節因

緣。為甚趙州能轉十二時辰？」師揮拂。進云：「照用齊收處，一鏃破三關。」師云：「誰向汝道？」進云：「一句當陽人盡望，出群消息少人知。」師云：「放過一著。」乃云：「玉峰峰下諸龐老，選佛場中各呈巧，妙用神通如許般，尋常日用何曾少？笛吹無孔韻鏗鏘，琴操沒絃聲窕窈，來與山僧較短長，輕輕一捏便休了。不見道：通人分上，豈用多端？」復舉：「甘贄行者到南泉，設粥云：『請和尚念誦。』泉喚維那：『與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者拂袖便出。須臾，問維那：『行者在否？』那云：『去也。』泉下廚打破鍋。此則公案，古今批判甚多，盡道南泉賊過後張弓，不柰船何打破舀斗。殊不知他東邊失利，西邊撈本。今日眾中若有個漢子請山僧念誦，直向他道：『三德六味供佛及僧。』他若拂袖而出，便與劈背一拳。何也？下坡不走，快便難逢。」下座。

供法被，請上堂。云：「法眼豁開，浮雲散而日麗中天；沙盆拓出，意氣生而風吹大野。寒梅發嶺外，黃葉布溪邊，漁歸合浦，牧宿煙汀，隴畔歌吟，橋頭語笑，頭頭顯格外真機，物物示西來祖意。所以道：『溪聲盡是廣長舌，山色無非清淨身。』今日承周居士施法被設齋，又請山僧舉揚個事，且道個事又作麼生舉揚？」以拂子打圓相，云：「驚人巨浪曾經險，稱意鰲魚釣得歸。」

上堂。舉：「龐公問馬祖云：『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龐公大悟。此則公案，據山僧看來，馬祖荅語不妨出格，若不是龐老，也大難承當。今日在座，若有問山僧：『不與萬法為侶是什麼人？』便向他道：『堂堂獨露。』他若擬議，連棒打出。」師顧左右，下座。

元日，上堂。拈香祝聖畢，師云：「出來也打，不出來也打。」僧出禮拜，師便打，僧一喝，師復打，云：「且領這一頓。」乃云：「最初一句，開口道著；最初一步，動腳踏著。踏著也，大地春回；道著也，從天降下。直得龍樓鼓響，鳳閣鐘鳴，滿朝文武賀堯年，野老樵漁歌舜世，干戈息而四海晏清，稅斂薄而民安物阜。且道林下道人又作麼生？」良久，云：「但願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師五旬誕日，上堂。云：「腳跟纔點地，踏翻海剎三千；鼻孔謾撩天，已過浮生半百。七顛八倒，生緣自有來由；豎四橫三，得處豈無憑據？玲瓏巖畔，徹底掀翻；片玉峰前，和盤托出。金刀剪不破，彩筆畫難成。東西南北，觸處風流；春夏秋冬，全彰意氣。今日因齋自慶則且置，只如世尊初生一句作麼生道？當時不遇韶陽老，直至而今惑亂人。」喝一喝，下座。

解制，上堂。僧問：「世尊拈花，迦葉微笑，意旨如何？」師云：「鼻孔郎當。」進云：「世尊不拈花，迦葉不微笑，又作麼生？」師云：「川僧打鐵鼓。」進云：「太平只許將軍定，不許將軍見太平。」師云：「速退，速退。」問：「把住也，乾坤失色；放行也，七縱八橫。正當今日，如何施設？」師云：「韓信臨朝。」僧擬議，師便打，乃云：「有解有結，寶誌杖頭懸剪尺；無結無解，黃牛角上掛軍持。一迴趁出煙霞外，又入江城訪舊知。到者裡，肩橫榔栗，任意江南、江北、浙東、浙西，龍兒鳳子步瀛洲，曲蟺蝦蟆鑽入草。撐門拄戶底，何如選佛守清虛？摸壁扶墻底，一任諸方趣熱鬧。阿呵呵！好不好？日暖花香，風清月皎。」復舉：「宗泰禪師在五祖多年，未曾敢措一詞。一日，祖陞座，顧左右，云：『八十翁翁輥繡毬。』便下座。宗便欣然出眾，云：『請和尚試輥看。』祖以手作打杖鼓勢，操蜀音，唱綿州巴歌，云：『豆子山，打瓦鼓；楊平山，撒白雨。白雨下，取龍女；織得絹，二丈五。一半屬羅江，一半屬玄武。』宗聞舉，忽然大悟，掩祖口，曰：『只消唱到這裡。』祖呵呵大笑而歸。」師曰：「看也。互祖父子雖然師資道合、機教相投，檢點將來，一個憐兒不覺醜，一個家富小兒嬌，縱然悟去，未免聽事不真、喚鐘作甕。今日選佛，設有個漢出來，云：『請和尚亦試輥一輥看。』山僧便喝，云：『莫來攔我毬門路。』他若擬議，直與推倒悟去也不定。」

上堂。云：「理隨事變，何妨三藏、四藏？事得理融，只消一句、半句。只這一句子，包羅萬有、囊括十虛，離相、離名，透聲、透色，不妨於舌根未動已前早為諸人吐露了也，如天普蓋、似地普擎、似風普吹、如日普照。所以道：『一切甚深廣大義，如來一句能演說。』山僧今日借此一句為我思欽杜老居士花甲之辰，惟願食息無虞、身心無染，天門壽域，佇看南極流輝；日永椿庭，仰聽東華注算。然雖如是，猶是尋常之事。若向這一句子下領會得去，卻與天地同根、萬物一體。山僧更有一偈：三祝遺風自古賢，桂林花甲正秋然，福同江海深猶豔，壽等椿松老更妍。雪藕香浮天上客，冰桃熟奉地行仙，山僧拈得無他事，耑為吾檀慶大年。」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云：「風和百鳥傳新韻，日暖梅花吐舊枝，分明此物非他物，顯發當人向上機。今分汝諸人特為山僧祝壽，大似與虛空安耳朵，且無下手處；蚊子上鐵牛，亦無箚嘴處。殊不知這個本命元辰，從無始以來頭出頭沒，所飲母乳如大海水，所脫身骨如毘富羅山，改頭換面，百醜千狀，是汝諸人擬慶那個即是？」拈拄杖，卓一卓，云：「唧！唧！突出個父母未生前底本來面目，與汝

諸人相見去也。」復打圓相，云：「還見麼？從來鼻孔面門垂，依舊眉毛橫眼上。」下座。
王明甫居士施戒衣求壽祈嗣，請上堂。僧問：「古人道：『佛之一字，吾不喜聞。』」師打，云：「道什麼？」進云：「耳聾且止，求之弗得，捨之弗失，又作麼生？」師云：「卻較些子。」進云：「即今聲鐘伐鼓，四眾臨筵，還是喜聞？不喜聞？」師云：「穿過髑髏。」僧便喝，師云：「莫亂喝。」僧又喝，師連棒打出，乃云：「佛之一字，吾不喜聞，穿過髑髏，揭開腦門，泥牛入海，撞倒乾坤，恍恍惚惚，其中有精。看看！山僧將李老君一種妙圓為諸人拈向面前了也。若能會得，不妨超凡越聖、耀古輝今，先天地而不生、後天地而不老。不生不老，萬古常存，皆從吾人自性中流露將來，以此可以永壽、以此可以祈嗣、以此可以集福、以此可以受戒、以此可以報親、以此可以懺罪。且道：今日陞座又作麼生？」良久，云：「祥麟瑞鶴從天降，桃李花開正此時。」下座。
上堂。云：「綿綿不露，何處逢渠？了了常知，忘言得旨。佛祖頂[寧*頁]上逴得便行，衲僧腳跟下卻難湊泊。於此時也，金風扇野，黃葉飄林，半灣溪月映清輝，一帶松煙籠翠色。若向這裡會得，不妨言言見諦，句句超宗，頭頭廓本地風光，物物示生前面目。且道：久故元俊薛公與王氏孺人畢竟在何處安身立命？湘南潭北覓無蹤，竺土蓮邦常自在。」下座。
開爐，上堂。僧問：「的的意覿面相逢，請師速道。」師便打。進云：「這一棒落在什麼處？」師云：「痛處更加錐。」進云：「蒙師指出須彌眼，一粒珠光照太虛。」師云：「且緩緩。」乃云：「諸法寂滅相，戢玄機於未兆；不可以言宣，藏冥運於即化。正當冰枯雪冷之時、木落霜清之際，君臣殿上密不通風，賓主爐頭高燒榾柮，或圓機未悟、古路難揚，的旨匪詳，觸途成滯。且向冷灰中撥出爆豆，自然動地驚天；深潭底躍起潛龍，不妨拿雲握霧。雖然如是，此猶是諸方共有的作用，未知選佛向上事在。且道如何是選佛向上事？剎竿頭上翻觔斗，一腳踏翻斗柄橫。」復舉：「雪峰燒火，向閉卻前後門，高聲大叫云：『救火！救火！』玄沙將一片柴向窗欞中投入，峰便開門。」師云：「看他父子舉揚不傳之妙，臨時用來恰好。後來淨慈林禪師頌曰：『高燒榾柮暖通身，快活難禁一屋春，不是謝郎來合火，誰知門外有寒人？』選佛亦有一頌：前後門窗扃不開，爐烘煖火似春回，興高若不留題目，爭見玄沙滿面灰？」喝一喝，下座。
臘八日，知浴玉鏡、見心二上座請上堂。僧問：「人人具足，個個圓成，且道世尊今日明個恁麼邊事？」師云：「奴見婢慇懃。」進云：「看破了也。」師云：「看破個什麼？」進云：「昨夜西風

起，今朝滿面寒。」師云：「切忌違時失候。」問：「釋迦老子睹明星悟道，睹那一個星？」師舉拂子云：「見麼？」進云：「還有麼？」師與驀口一拂，乃云：「咄哉老瞿曇！真個不知有，罪業降王宮，逾城雪山走。六載被饑寒，苦屈真難受，半夜著熱忙，通身細抖擻。坐到冰枯雪冷時，錯自承當；參至水窮山盡處，剩得張口。驀睹一星兒，向人便分剖，撞著跛足師，瞎棒劈脊摟。醜！醜！誰知八十一，原來是九九。然今日釋迦成道且置，只如二上座為眾竭力一句又作麼生？不受一翻寒徹骨，怎得梅花噴鼻香？」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施資，在京師崇寧庵刻。)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一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二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元旦，上堂。僧問：「舊歲不見舊，新歲果然新，且道佛法又作麼生？」師豎拂子。進云：「恁麼坐斷兩頭去也。」師云：「中間底聱？」僧便喝，師云：「再喝看。」進云：「學人終不隨人轉。」師便打。問：「經云：『捨一得萬。』今朝檀信請說法，得幾所福？」師云：「施主常安樂。」進云：「若不申此問，誰識法王機？」師云：「錦上更鋪花。」乃云：「景運初開，遠近樓臺呈瑞色；鴻鈞大轉，高低草木盡沾春。千祥集，百福臻，且喜人人得意，物物歡心，柳眼舒青，梅腮吐白，東村王老醉扶歸，西舍牧童乘野興。恁麼告報，還當得新年頭佛法也無？」良久，云：「從來佛法無多子，今日相逢意更濃。」卓拄杖，下座。

解制，上堂。問：「止止不須說，意旨如何？」師云：「我法妙難思。」進云：「如何是難思法？」師云：「止止不須說。」乃云：「選佛今朝解制，究竟不為別事。譬如西厙田翁，本有一片田地，三春不下深耕，九秋何曾得濟？田家尚乃如斯，佛法豈同兒戲？勿論江北江南，那管張三李四？大道只在目前，直下急著眼，果能逴得便行，你也不妨伶俐。」復呼大眾云：「山僧記得在我密師翁會下得個末後句子，索性與汝諸人說了。」有僧纔出禮拜，師便打，下座。

觀音聖誕，韓元孚祈嗣，請上堂。「今朝二月十九日，觀音家醜太狼藉，示同凡類降人間，普為群生作軌則，十方諸佛笑掀眉，八臂那吒同努目。轉天關，掀地軸，大地撮來一粒粟，輕輕擲向玉峰前，聊呈供養為慶祝。玉麒麟，金鸞鷟，庭前對對相催促，山僧真實為稱揚，不是等閒相誑惑。今日分明舉似君，畢竟想來是何物？」遂舉拂子，云：「還見麼？觀音菩薩來也，在山僧拂子頭上放光動地，現身說法，求男得男，求女得女，凡有所求，悉皆滿足。」便下座。

上堂。「三月初三，好事多般。溪桃噴火，岸柳垂煙。紫燕呢喃，深談實相。鷓鴣相喚，全露機關。直得韶光遍野，春色連天。莫論山前山後，休言城北城南。三三兩兩，尋青踏翠。兩兩三三，接踵摩肩。漁翁擲釣，牧子騎牽。頭頭有準，法法無偏。剎竿頭上煎餡子，三個猢猻夜簸錢。且道山僧與麼提唱，還當得宗乘事也無？分付諸人，切忌向這裡鑽龜打瓦。」良久，云：「參。」

薛門孫氏請上堂。僧問：「一喝分賓主，照用一時，只如未喝已前還有賓主也無？」師云：「不妨這裡看。」「如何是賓中主？」師

云：「臨崖看澀眼。」「如何是主中賓？」師云：「堂前話歲寒。」「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千里問歸程。」「如何是主中主？」師云：「當堂踞似虎。」進云：「今朝賓主蒙師指，留得三玄話再談。」師云：「腦後舞金鎚。」乃云：「纔過三月三，又是四月一，日月急如梭，光陰誰解惜？世上罕逢百歲人，荒郊多見少年塚。大眾！可謂時不待人，歲月無幾，須向威音那畔踏著本地風光，父母未生前覿見本來面目，所以靈雲見桃花，香嚴明擊竹。若依選佛檢點將來，總未知有向上事在。且如何是向上事？無文鐵印向空拋，折角泥牛連夜吼。」

結制，清宇劉將官請上堂。問：「臨期爐韝，選佛重開，四海英靈，咸集此會。且道結卻布袋一句作麼生道？」師震威一喝。進云：「胡笳曲，誰是知音？」師云：「聲前薦取。」進云：「只如因齋慶讚又作麼生？」師云：「大亂之後，必有豐年。」進云：「古者道：『還丹一粒，點鐵成金。』未審金不博金底又且如何？」師云：「彼此丈夫。」進云：「可謂草木霑雨露，瓦礫盡翻身。」師云：「好事大家知。」問：「昔日為花地，今朝選佛場。秖如佛又作麼生選？」師云：「理長則就。」進云：「假如擎頭戴角到來又作麼生？」師云：「也須頭破腦裂。」進云：「超群須是英靈漢，敵勝還他獅子兒。」師云：「好與三十棒。」乃云：「霜飛鴈渡，黃葉飄林，秋去冬來，祖庭歲晚。賓主句，火燄爐頭；關捩子，三條椽下。鴻濛未兆，一靈之體本圓成；文彩已彰，三個柴頭煨品字。若是趣風禪客、化城捕影遊人忘歸寶所，怎似我清宇劉居士遠齎香齋來此選佛，欲明生死大事，入眾參尋個不思善、不思惡，那個是本來面目？」師遂高聲喚云：「清宇居士。」士應諾，師云：「更莫別求。」便下座。

李、金、陳三位居士請上堂。問：「德山入門便棒是如何？」師云：「疑殺天下人。」進云：「臨濟入門便喝又且如何？」師云：「疑殺天下人。」進云：「一人行棒、一人行喝，還有優劣也無？」師云：「汝是門外漢。」乃云：「三人拉伴日同行，選佛場中請法慇，添得老僧成四個，團圞正好話無生。既是無生，又如何話？不見孔夫子云：『君子之道有三：曰仁、曰智、曰勇。』又云：『三人同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不善者而改之。』此是先聖一期方便開導後學。山僧道：脫或三人總善，又如何擇？摠不善，又如何改？若改擇不得，則先聖之言秖成虛設。山僧今日對眾拈提，為他分析不得，則佛法亦無靈驗。何謂也？諸人但看那能擇能改的畢竟是什麼？」良久，云：「若向這裡見得，不妨與他古人同行同坐、即凡即聖。所以云：『世諦語言、資生業

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還委悉麼？處處綠楊堪繫馬，家家有路透長安」。便下座。
上堂。僧問：「如何是第一玄？」師云：「午夜羚羊掛角天。」「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空花結果甚團圞。」「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眼裡瞳人讀梵言。」「如何是第一要？」師云：「放出通天竅。」「如何是第二要？」師云：「腦後放鐵鷂。」「如何是第三要？」師云：「有口終不道。」進云：「三玄三要蒙師指，正法眼藏是如何？」師便打。進云：「恁麼則千峰勢到嶽邊止，萬派聲歸海上消。」師云：「禮拜著。」乃云：「一言落草，瓦礫生光；盡令提綱，黃金失色。祖室因茲整肅，家風賴以安寧。賓主相逢，投機格外，冷灰豆爆，寒谷煙生。即物、即心、即人、即境，本無男女之分，豈有僧俗之別？所以道：『居一切時不起妄念，於諸妄心亦不息滅；住妄想境不加了知，於無了知不辯真實。』且道：畢竟如何委悉？不離當處，真常湛然，覓則知君不可見。」下座。
臘八，瑞軒俞居士送室人張氏剃度，請上堂。「了生脫死，須是向上英豪；割愛辭親，還他女中傑士。千人喚不回頭，一夫豈能奪志？脫或高尚之流，謾說楊州；闇茸之[此/車]，休誇越國。若教梅花噴幽香，只要一番寒徹骨。所以，釋迦老子夜踰城，金刀斷髮，頓捨王宮，深埋雪嶺，結草衣而遮體，餐馬麥以充腸，寒盡春回，理應時至。且道：慎終慎始一句又作麼生？事到許由須洗耳，非千巢父莫懷疑。」卓拄杖，下座。
上堂。「明明祖師意，明明百草頭，覓時覓不得，舉著有來由。所謂靈明獨耀，迥絕周遮，體露無私，即如如佛。若恁麼，則聲色隨他顯煥，塵緣任尒敷揚，森羅萬象無非自己心光，大地山河總是本源覺體。到與麼地，則隨緣放曠，自在逍遙，更有何事？且道正當此時，畢竟承誰恩力？長安風月貫今昔，那個男兒不丈夫？」卓拄杖，下座。
師誕日，上堂。「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為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山僧今日借此古人一偈為吾祝壽，何必蟠桃再獻、籌屋頻添？恒沙莫而難窮，劫石磨而非盡。譬如虛空，體不遷變，非大、非小，非方、非圓，非長、非短，非促、非延。且如何是山僧舊時底面目？」卓拄杖，云：「喚醒庭前柏樹子，大家同喫趙州茶。」
彌勒佛進院，上堂。「撥轉上頭關，從教慈氏下天宮；打開破門戶，一任渠儂登寶殿。彩布雲間，香焚鹿苑。帆移古渡，飄來一縷清風；棹舞長江，劈破千重碧浪。山播地震，海沸波騰。須彌頂上擊金鐘，選佛場中撾毒鼓。高陞曲親，大闡宗猷。山城野店，燕語鶯啼；麥隴荒郊，漁歌牧詠。人人喜色上眉端，個個歡聲同喝彩。

所以道：『佛身充滿於法界，普現一切群生前。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今幸楊老居士古稀之歲，裝塑彌勒金像一尊，送入本山供養，以為奕世福田，齋僧報答，禮懺雪愆。新業、舊業、曩劫業，當下冰消；佛恩、祖恩、父母恩，一時酬畢。山僧酌水獻花，略申祝慶。且道：培因植果一句又作麼生？莫教錯過好因緣，不必當來問彌勒。」下座。

大悲開光，上堂。「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眉間相好，洞徹大千。日月未足比其明，乾坤莫能包其外。剎剎圓融，處處無礙。尋聲救苦，只因別具慈悲；應物隨機，若償群生之債。直使見者聞者生希有想，助力施財，同增福慧。所以道：心月孤圓，光吞萬象。光非照境，境亦非存。光境俱忘，復是何物？」遂左右顧視：「還會麼？」良久，喝一喝，下座。

師住蘇州常熟縣維摩寺語錄

康熙丁巳年，受常熟合邑紳衿護法，同本山監院請，住維摩禪寺，於二月初一日進院。山門。「無量妙義，百千法門，門門有路。今日山僧到來，畢竟向那一門人？」喝一喝，便入。

佛殿。「麻三斤，乾屎橛，覿面相逢沒得說。」遂展具禮拜。

韋馱。「七世童真，三洲感應，願力洪深，摧邪輔正。法幢仗乎金湯，叢林賴以安眾。山僧爇供瓣香，莫負靈山遺命。」

伽藍。「山神土地，護法伽藍，公心為眾，彼此無愆。昔日靈山曾有囑，而今莫負老瞿曇。」

維摩殿。「久嚮老毘耶，有口常閉卻。今朝覿面時，果然沒得說。說不說，只恐時人猶會錯。」

方丈。「居此室，行此令，一任諸人來乞命。脫或句下遲疑，且看棒頭作用。」

當日檀護請上堂。師至座前，拈帖云：「此個護身符子，且道從甚處得來？諸人要知端的，且聽維那宣過。」宣帖畢，指座云：「這個寶華王座不勝高峻，從古至今，幾多人躋攀不上？山僧今日到來，幸值路頭平坦，不免舉步去也。」便陞。拈香云：「此一瓣香，根盤劫外，葉覆閻浮，爇向爐中，耑為祝延今上聖壽無疆，伏願邊邦寧靜，四海太平，舜日與佛日齊輝，堯風並祖風共扇。此一瓣香，大而無外，貴不可及，耑為滿朝文武、合郡尊官、本山檀護，伏願惟清惟白，物阜民安，常為法苑金湯，永作國家柱石。此一瓣香，名不得，狀不得，第二回拈出，爇向爐中，耑為福嚴堂上先師費隱老和尚，用酬法乳之恩。」斂衣就座。維那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未白椎前百雜碎

了也。眾中若有超方作者，不妨出眾相見。」僧問：「山不在高，有仙則名；水不在深，有龍則靈。時節因緣即不問，光前絕後是如何？」師云：「人人瞻仰。」進云：「恁麼則有星皆拱北，無水不朝東。」師云：「阿誰無分？」進云：「非但聞名，今日親見。」師云：「快退，快退。」居士問：「世尊未出世，達磨未西來，是何意旨？」師云：「且摸取鼻孔。」士云：「世尊已出世，達磨已西來，意旨如何？」師云：瞞你「不得。」士云：「即今世尊在什麼處？」師便打，士便喝，師云：「猶自不肯。」士云：「龍生金鳳子，沖破碧琉璃。」師云：「不妨著力。」乃云：「當陽的旨，今古同衢，直示根源，聖凡總攝，頭頭顯露真機，物物全彰大用。煙橫古渡，千株楊柳拂琴川；月照幽谿，萬木喬松連虞岫。飛蛾紗外，伏虎林中，殘經未了數行，破衲傍通一線，桃源澗流水無聲，瀑布岩迴風有韻。」遂舉：「寶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寶壽便打，三聖云：『恁麼為人，瞎卻鎮州一城人眼去在。』寶壽便下座。此個公案，若據山僧看來，寶壽直截酬機，三聖傍拋香餌，美則美矣，檢點將來，未免龍頭蛇尾。若是山僧即不然，待他三聖推出一僧，便問：『作麼生？』若擬議，則連棒打出，不惟踞虎頭，亦且收虎尾。」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開爐，上堂。云：「千溪水冷，萬壑雲寒，西來大意，處處無偏。仰山推出枕子，傷鋒犯手；楊岐拋個金圈，平地波瀾。體之則易，用之實難。山僧不欲自知，特為諸人敲唱一番，要會臨濟賓主句，端的只在火爐邊。悟須實悟，參須實參，切忌依俙彷彿打鬨過，殘年終是受人瞞。豈不見畢缽岩前迦葉喚阿難，金襴外一聲倒卻剎竿？又不見途路師僧問覆船，幾回落賺村翁手？提起鹽籃不道鹽，且道是個什麼？莫怪山僧無指示，從來北斗面南看。」卓拄杖，下座。

上堂。舉：「雪峰示眾云：『世界闊一尺，古鏡闊一尺；世界闊一丈，古鏡闊一丈。』玄沙指火爐云：『這個闊多少？』雪峰云：『如古鏡闊。』師云：看他雪峰父子，雖然舉唱足可觀光，若到選佛門下，正好驗過了打。且道過在什麼處？諸人試檢點看。」卓拄杖，下座。

上堂。「今日事須今日了，明朝事來且休論。從來佛法無多子，說道久長難得人。七載辛勤，只待太湖水滿；一心辦道，自然祖席風光。一斗麵、三個蒸餅無人解喫，將條篾束取肚皮猶自艱難，只得滿載歸來和盤托出，一任橫吞豎咬，也須飽足知恩；何妨東倒西歪，貴要檀那獲福。賓主句且話爐頭，關捩子敲開向上。若遇恁麼人，舉揚恁麼事；要明恁麼事，須是恁麼人。且道如何是恁麼事？十字街頭醉翁子，三家村裡黑老婆。」

保安請上堂。「佛法無人說，雖慧莫能了。古人曾有言：李向赤邊咬。薰風匝地，大彰祖意西來；野水連天，曠示本來面目。梁頭燕語，隴上鶯啼，處處玄機，塵塵奧旨。若向這裡會去，不妨心病、身病俱消，新冤、舊冤咸釋；其或未然，不免再為葛藤一上。今辰劉氏夫人捐資設供，虔誦經章，釋往日之愆尤，消即今之魔障，神醫拱手處諸病脫然，攢蔟不得底一時慶快。轉祟為祥一句又作麼生？病魔脫盡心無慮，福壽彌增樂永年。」

為尼薙髮請上堂。云：「脫白披緇遠世塵，女中卻有丈夫身，樊籠打破超方外，獨許今朝烈性人。金陵掀倒油餈，貴得無心；天龍不下笠子，似乎有意；末山不露全機，臨行通方一語。看這隊漢各據本懷、各呈伎倆，與法華會上龍女同一鼻孔出氣，忽然之間變成男子，即往南方無垢世界成等正覺，不勝快便。若會得如此妙用，方可自利利他，即時解脫。且道承誰恩力？」良久，云：「千鑿易開三峽水，九車難挽丈夫心。」

結制，上堂。「今朝結制，不必循他舊例，掀翻劃地為牢，免得無繩自繫。權將爐韝安排，收斂鐵團在內，從容煉得通紅，憤性一椎打碎。無毛鷂過新羅，脫殼蟬飛忉利，撞動帝釋金鐘，忽驚山騰海沸。夜叉忙報韋天，風伯急詢土地：人間何聖出頭，得恁神通遊戲？山僧忍俊不禁，走向堂前覷。囚！元來是幾個方來禪和，雍雍肅肅圍爐，醒醒的醒醒、瞌睡的瞌睡。只得向前高聲一咄，云：『報諸人，須猛力，莫把光陰自虛棄，一回拶透上頭關，方見禪家多意氣。』然雖如是，不得動著，動著直與一棒打折你腰，莫怪老僧真實相為。」

復舉：「昔日天童密師翁開爐示眾云：『大地渾如一個爐，看來多是火柴頭，山僧信手輕挑撥，只得翻身動地流。』今日山僧亦有一偈，非與師翁鬥勝，只要見後代賡和有人：三界無安火一爐，毋論凡聖與銅頭，都來置向其中鍛，觸著須教冷汗流。」

上堂。「一朝法席，千古規模，法幢建立，在乎得人。得人，則事事俱興；失人，則般般皆廢。譬如沖霄俊鶻，憑兩翼以齊飛；越轍良牛，假雙輪而共舉。左輔右弼，挈領提綱，舉一明三，上呼下應。陽春曲唱，還他格外知音；妙舞臺前，果是作家手腳。所以道：『等閒伸出調羹手，撥轉如來正法輪。』況我宗家風，賓中有主，主中有賓，賓主同時，了無前後。且道：主中主又作麼生？」豎拂，云：「天上無雙日，人間秖一人。」

復舉：「五祖演示眾云：『二三百石麥，四五百擔稻，好個休糧方，耆婆不得玅。』後來千岩長云：『五祖恁麼道，只是個有錢常住。千岩則不然，米不蓄一粒，菜不種一莖，任他來往者，喫得飽膨脖。』今日山僧看他二古人，一個嫌貧愛富，一個嫌富愛貧，總

未在。選佛則不然，飯炊鐵釘糝，菜煮木頭皮，喫則隨君喫，不喫任東西。」下座。

開爐，上堂。「沒來由，沒來由，年荒歲歉要開爐，庫中尚且無柴炭，怎得頑銅動地流？金剛圈，栗棘毬，拋來擲去自優游，忽然輥在稠人裡，撞著冤家定打頭。昔日，雪峰云：『三世諸佛在火燄上轉大法輪。』用來太險。雲門云：『火燄與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權為賓主。應庵祖云：『三世諸佛與火燄說法，火燄燒殺三世諸佛。』福無雙至，禍不單行。看他三個古人，熱焰處各呈伎倆，總不如維摩院裡雖無柴炭，火冷煙消，只教諸人著些精彩，向冷灰裡深深一撥，忽撥出一粒火星，自然輝天鑑地。敢問諸人：還見這一星火麼？」遂倒豎拂子，吹兩吹，喝一喝，下座。

師誕日，眾檀護請上堂。僧問：「壽量法座高陞，緇素騰歡，請師垂示。」師云：「垂示已竟。」進云：「作麼生會？」師劈頭一棒。進云：「無影樹栽人不見，開花結果自馨香。」師云：「穿卻汝鼻孔。」乃云：「鐵牛生子，露柱懷胎，嶺梅發笑，報道春回。牧童把盞獻趙老茶，石女擎杯進曹山酒，吹無孔笛，彈沒絃琴，唱演祖巴歌，奏韶陽雪曲，然後拋楊岐栗棘，輥雪峰木毬，會洞山五位君臣，設臨濟四員賓主，三三兩兩，肅肅雍雍，權借古人公案與吾慶壽，不惟壽吾而亦壽一切人，又何消雪藕冰桃添籌海屋？山僧不免合掌云：『多謝。』」卓拄杖，下座。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施貲，在京師崇寧庵刻。)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二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三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小參

固山李護法為觀音菩薩安座，請小參。卓拄杖，云：「過去正法明，現前觀自在，狹路驀相逢，兩彩同一賽。且道賽個什麼？無量神通，百千三昧，處處圓通，塵塵無礙。應以佛身得度者，即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天大將軍、宰官、婦女身得度者，即現天大將軍、宰官、婦女身而為說法。現其身也，紫竹林中，一莖兩莖全體露；說其法也，普陀巖畔，千泓萬派盡潮音。如是，則應物應機，彰其聲色；此土他方，隨心顯化。開臨濟三玄戈甲，法社金湯；展洞山五位君臣，王家玉柱。直教人人頌德，個個知仁，遠近嚮風，咸歸大化。且道特請山僧為觀音安座一句又作麼生？隨緣赴感靡不周，而恒處此菩提座。」

冬至，小參。僧問：「群陰剝盡則且止，如何是一陽復生？」師指燈云：「汝還見此燈光麼？」進云：「只如混沌未開，黑白未分，這著落在什麼處？」師震威一喝。進云：「一氣不來含有象，萬靈何處謝無私？」師云：「猶是春行冬令。」乃云：「群陰息，一陽生，小人退，君子升，日暖花開早，風和氣象明，都言此日為冬至，誰識今朝是小春？」

除夕，小參。僧問：「推車撞壁必思轉身，臘月三十日到來，拈頭作尾一句是如何？」師云：「臘盡始知春。」進云：「恁麼則森羅盡唱無生曲，萬象齊歌道泰時。」師云：「也須解聽始得。」僧一喝，師便打，乃云：「小參之說，古人之垂訓、列祖之家教，也只為他剃卻光頭，莽莽蕩蕩，無慚無愧，打閒過日，虛消檀施，不知生死為大事，故先聖曲垂方便，將生死二字說個喻子，譬如臘月三十到來，如落湯螃蟹，一時做手腳不便。若是英靈特達之士，聽得與麼說話，將平生保惜一齊放下，直下如須彌山相似，世念搖他不動，聲色豈可籠？果得如此行持，久久自然悟去。」復舉：「北禪分歲云云，看他北禪父子一拶一捺足可觀光，未免傍觀者哂。今夜選佛雖然淡薄，亦要應個時節，只要一片陳年生薑，分付侍者細切濃煎與諸人分歲，若解飲啜，不妨通神明、去穢惡、卻風寒、健脾胃。且道選佛與北禪是同是別？」良久，云：「山僧還有個粗頌，不妨與諸人說出。頌曰：北禪分歲解耕牛，皮角輸他官吏收，若不為伊重覆卻，幾乎凍裂禿光頭。」

小參。「時值清明，忽雨忽晴，家家祭掃，處處悲聲。紙錢半陌，哭斷兒女之腸；荒土一堆，埋盡英雄之骨。紅輪畢竟沉西去，謾說靈魂往那方？今辰孝女為久故嚴慈，設齋供眾，請我舉揚，山僧只得向第二義門曲垂方便。遊蜂捕蕊，撥開向上機關；春鳥啼枝，喚出衲僧巴鼻。若向這裡會得，不妨四恩總報、三有齊資，曩劫冤親一時解脫。」復舉：「六祖謂寺主曰：『吾欲往新州，宜速理舟楫。』寺主云：『和尚去，早晚歸？』祖曰：『葉落歸根，來時無口。』」師云：「大小祖師荅話雖是奇特，若以正眼看來，不唯無口，亦且無鼻孔。大眾再聽一頌曰：來時無口，須彌倒走，海底泥牛，作獅子吼。」

起七，小參。「釋迦已過去，彌勒猶未來，中間一片地，空闊淨無埃。汝諸人都從這片地上行住坐臥、喫飯穿衣，只是不曾踏著。若踏著，則瑞草靈苗不待春而自發，名花異果何須培而後生？便與三世諸佛同一境界，歷代祖師同一受用。其或未然，有寒暑兮促君壽，有鬼神兮妒君福。」遂以拄杖打退，歸方丈。

除夕，小參。「大盡三十日，小盡二十九，此事甚分明，諸人還信否？蘇州有，常州有，九曲衡口竹米篩，三家放裏木碓臼，年來各有好工夫，亦解人前誇好手。露柱立，燈籠走，磚頭瓦塊翻觔斗，狸奴白牯唱巴歌，笤帚糞箕皆點首。且道新舊交加一句又作麼生？纔言殘臘去，又是報春來。」

晚參。僧禮拜起，欲問話，師攔胸把住云：「你這偷牛賊。」僧云：「諾。」師云：「牛在什麼處？」僧擬議，師托開云：「覓賊不見賊，尋牛不見牛，三條椽子下，坐得冷湫湫。」

晚參。師拋下拄杖，云：「直下是，直下是。」眾無語。侍者擬取杖，師拈起便打。

示眾

舉：「昔日韶國師會下有小壽禪師隨眾作務，偶見一束柴墮地，忽然大悟，說偈曰：『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師云：「且道非他物是什麼物？」遂舉拄杖擊香几云：「莫不是這個麼？汝等諸人眼孔、耳孔總被山僧拄杖子穿卻了也。其中還有不被穿者麼？試出來道看。」遂擲下拄杖云：「不見道：逐物為下，卻物為上。」復收拄杖，歸方丈。

示眾。「爐韛弘開，鉗鎚大展，一堂暖氣如春，貴在人人事辦，直向長連床上硬豎脊梁、眉毛廝結，內不放出、外不放入，不思善、不思惡，正恁麼時，一覷覷破，驀地翻身打個觔斗，方許與山僧拄杖子相見。」

示眾。「即物推，無非見；離物推，無是見。不即不離，見歸何所？此是教家之義。且道祖師門下又作麼生？」驀拋拄杖，云：「道！道！」一僧下語，云：「滿口道不出。」有僧釋龍，云：「喚作一物則不中。」師云：「喚什麼作龍？」僧一喝，師哂之。又一僧云：「不識！不識！」師云：「不識個什麼？」僧撫掌三下，師云：「猶在聲色裡作活計。」遂豎起拄杖，云：「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擬議思量，不識！不識！」便起。

示眾。僧問：「臨濟喫黃檗三頓痛棒，且道是賞耶？是罰耶？」師云：「婆心太切。」僧禮拜，師劈脊便打。又一僧禮拜，師連打三棒，僧云：「多謝和尚。」師便歸方丈。

示眾。「古人道：『直下是，直下是。』直下是個什麼？」僧一喝，師云：「你只記得一喝。」僧無語，師云：「是張三？是李四？」眾不語，師云：「人行只運腳，鳥飛須動翅。」眾無語，師云：「山僧這裏亦是棒打石人頭，曝曝論實事。」遂一齊打散。

示眾。因僧問女子出定公案，師云：「聽取一頌：官不容針，私通車馬。帶累平人，鑽龜打瓦。」

起七，示眾。「修禪習定，靜沉死水；色見聲求，茫茫業識；兩頭坐斷，萬里崖州。直饒總不恁麼，也是夢裡醒醒。諸人直須向萬仞峰頭撲滅孤燈處道將一句來，卻許與山僧相見。且道孤燈撲滅是如何？」僧云：「遍界光輝。」又，僧云：「遍界不曾藏。」師云：「汝向甚處著眼？」一僧橫趨而過，師便打，僧擬進語，師震威一喝，云：「還有道得者麼？」眾無語，師以拄杖打，退歸方丈。

示眾。「德山云：『今夜不答話。』未必心頭似口頭。『問話者，三十棒。』瞞神嚇鬼。有僧便禮拜，刺腦入膠盆。山便打，不得放過。僧云：『某甲話也未問，為甚打某甲？』不識好惡。山云：『你是那裡人？』審其來歷，僧云：『新羅人。』一款成招。山云：『未跨船舷，好與三十棒。』可謂踞虎頭、收虎尾。此則公案，據山僧看來，德山雖有偷天換日之手，檢點將來不無滲漏。當時山僧若在，只消咳嗽一聲；他若問：『作麼？』山僧便道：『看破了也。』拂袖便出，直教德山老漢倒疑三十年。且道看破個什麼？」僧便喝，師直打出堂。

示眾。舉：「僧問趙州：『如何是不錯路？』州云：『識心見性是不錯路。』」師云：「且道性作麼生見？心又作麼生識？適纔有僧問：『心不在內，不在外，不在中間，畢竟在什麼處？』師垂下一足，云：『會麼？』僧云：『不會。』師云：『向紅爐點雪。』僧禮拜。」師云：「諸仁者！若識得紅爐點雪，便可見得自性；其或未然，莫道不疑好。」

示眾。僧問：「古人道：『一回入草去，驀鼻拽將來。』未審點頭在什麼處？」師便打。進云：「只如不落階級又如何履踐？」師於地上一劃，云：「向這裡會取。」進云：「某甲終不與麼。」師云：「汝作麼生？」進云：「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師云：「收。」

示眾。「古人道：『一人所在也須到，聞名不如見面；半人所在也須到，見面不如聞名。』還有見面者麼？有疑請問。」僧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什麼人？」師直與攔胸一椎。僧云：「某甲不與麼道。」師云：「作麼生？」僧云：「兩鏡相照，萬象森然。」師云：「闍黎被他換卻眼睛。」僧歸位。師云：「適來這僧未具眼在。何故噇？兩鏡相照，猶有光在；萬象森然，猶有境在。光境未忘，見地不脫，如何了得生死？若是超生脫死真實道流，直須向十字街頭識得天子、百草頭上薦取老僧始得。」

示眾。「海底剔金燈，虛空釘木橛，打倒須彌山，石人驚吐舌。此四句中，有縱有奪，有殺有活，若人會得，一生參學事畢。」

除夕，示眾。「春臘交加處，寒溫欲解時，山藤驅疫去，野火炤田歸。柳眼藏金線，梅腮吐玉蕊，竹聲催漸曉，幽鳥盡啼枝。」

示眾。「諸仁者！選佛這裡結制，無別奇言妙語與汝諸人商量，亦勿論歲月豐儉，只要知時識候，白米八分一斗、乾柴三錢一擔。柴米貴賤且置，秖如雲門乾屎橛、洞山麻三斤、青州七斤衫、南泉二不是又作麼生？山僧三十年前一一從頭摸過，直到汾陽莫妄想處方纔歇手，後來到佛果園中隨眾閱藏，驀忽掀著古人示眾語云：『人人自有光明在，看時不見暗昏昏。如何自己光明？』僧堂、廚庫、佛殿、山門忽然拶破疑團，不勝快活，自此悟得山河大地、草木叢林、風動塵起、雲騰鳥飛無不是自己光明，三世諸佛亦從此光明中成等正覺、說法度生，歷代祖師亦從此光明中悟徹心源、入廛垂手。且道即今諸人還見自己光明麼？試道看。」後堂云：「家家門前火把子。」師便起身。

因天寒，示眾。「衲寒簾外雨，花落樹邊風，昨日人剛得，今朝事不同。且問大眾：如何是不同底事？」僧云：「昨日晴，今朝雨。」師云：「不晴不雨是如何？」進云：「三日後看取。」師哂之。復舉：「真淨文禪師示眾云：『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乾坤共著力，衲子眼皮寬。』文琇禪師拈云：『恁麼說話，祖師欠悟在。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休於地上走，收足上蒲團。』」師云：「真淨著力，琇老收足，總未知寒暖在。選佛即不然，昨日風氣暖，今朝天色寒，無柴烘暖火，閉目負春暄。且道：與他二老是同？是別？」良久，云：「三段不同，收歸上科。」

因雪示眾。舉：「古云：『雪覆千山，因甚孤峰不白？』」眾下語不契，師復示一偈云：「誰折閻浮樹一丫？霏霏拂拂遍天涯，打穿雲面三千界，撒下虛空六出花。瓊女樓前拋玉屑，金仙地上佈銀沙，倚筇獨立孤峰望，頃刻山河別是家。且道別是那個家？」良久，云：「三祖道底。」

師落堂，僧禮拜，師云：「作麼生？」僧云：「寒風颯颯，黃葉飄飄，學人有一句子呈似和尚，且道是那一句子？」師云：「問的恰好。」進云：「要明生死，須透牢關，內不放出，外不放入，正當恁麼時，那裡是他安身立命處？」師以拄杖攔胸一拄，進云：「大事已明則不問，大事未明恰好。」師云：「闍黎若不問，老僧幾乎忘卻。」僧一喝，師云：「喝後如何？」僧云：「禮拜和尚去也。」師打云：「也不得放過。」又僧出禮拜，師便起身歸方丈。

機緣

一日，座主參，問：「教道：『若能轉物，即同如來。』意旨如何？」師掀飯床，云：「會麼？」主云：「桌子。」師云：「須知老僧好手。」

僧送金剛演與師，師遂舉起，問云：「三心不可得，此從何來？」僧云：「水漲船高。」師云：「船在什麼處？」僧無語。復問知客：「汝代一轉語看。」客云：「和尚老老大大，話頭也不識。」師打云：「真個不識話頭。」僧便出。師以拄杖背上一擱，云：「元來是隻爛船。」僧又無語。

師一日見僧從方丈前過，師喚云：「闍黎！」僧回頭。師云：「是什麼？」僧無語。師云：「可憐生！」

佛成道日，問眾云：「教中道：『一人發真歸元，十方世界悉皆消殞。』今日釋迦老子成道，為什麼山河大地宛然如故？」眾無對，遂以一偈示之：「值木盲龜得意時，是誰無事到忘機？縱教四海波濤靜，浪撼須彌總不知。」

問僧：「本分事如何？」僧云：「沒有。」師云：「怎得到這裡？」僧無語，師連棒趕出。

有庵主在安隱坐七有省，師云：「你在安隱有得意處，何不舉似老僧？」主云：「今日特來見和尚。」師云：「你將什麼見？」主擬議，師便喝出。

師置一木劍安在床頭，僧見，問：「好一口劍，只恐和尚不會用。」師云：「用則會用，遇者只恐不知利害。」僧無語。師云：「這死漢！」

龍池山有僧被虎傷，有僧問：「既是獅子兒，為甚被虎咬？」師云：「拶。」僧茫然。
師有偈化席，僧拈偈問曰：「百丈當年卷卻，玉峰今日重鋪。百丈既然卷卻，玉峰因甚重鋪？」師云：「只為汝瞌睡未醒。」
師問僧：「號什麼？」僧云：「獨醒。」師云：「醒個什麼？」僧云：「適來親見和尚。」師云：「老僧不在明白裡，見個什麼？」僧云：「將謂不是和尚。」師一喝，僧亦喝，師便打。
僧問：「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師云：「看腳下。」進云：「九峰道：『坐脫立亡則不無，先師意旨未夢見在。』意旨如何？」師云：「臨井推人，卻是好手。」進云：「恁麼則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師云：「如何是分明底意？」進云：「所供是實。」師云：「也少你這一棒不得。」便打。
僧問：「如何是父母未生前本來面目？」師云：「腦後見腮。」進云：「學人不會。」師云：「眉分八字。」進云：「某甲不恁麼。」師云：「你又作麼生？」僧一喝，師以拄杖擱退，云：「真個無鼻孔漢。」
僧問：「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意旨如何？」師云：「如何是你的心？」僧云：「不會。」師云：「腳跟下薦取。」
居士問：「選佛場蓋於天下，弟子來還容得否？」師云：「容得。」士云：「一物不將來是如何？」師驀與一推，云：「前言何在？」士云：「如何是去底人？」師云：「驀直走。」士云：「如何是來底人？」師云：「在這裡。」士云：「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師便喝，士亦喝，師打，云：「相隨來也。」
僧問：「古人一聞千悟，今人日日聞，為甚不悟？」師云：「妄想作麼？」進云：「問一荅十，問十荅百，因甚又道未在？」師云：「殺人刀，活人劍。」進云：「看破了也。」師云：「作麼生看破？」僧便喝，師劈脊一棒。
本邑縣令王公請師祈雨，師云：「昔日劉宜翁請晦堂禪師祈雨，問：『雨從何來？』堂云：『從汝問處來。』翁恍然有所得，禮拜而退。走數步，堂喚云：『劉公！』翁應諾。堂云：『從何來？』翁無語。今請護法代一轉語。」王公亦無語。師以手打此〇相，云：「總不離這裡。」公又無語。有來禪客代云：「舌頭不出口。」師急索，云：「那個是你舌頭？」僧擬議，師劈頭一棒，云：「終日說話，舌頭也不知。」
僧送拄杖，師云：「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與和尚。」師云：「恁麼卻被山僧奪卻了也。」僧擬議，師大笑。

師垂問：「既是清淨比丘，因甚不守毘尼？」西堂云：「內外一如。」師云：「有觸犯？無觸犯？」堂便喝，師云：「老僧被汝一喝。」堂云：「請和尚代一轉語看。」師云：「老僧卻不恁麼。」復問云：「當時有僧叩雪峰門求開示，雪峰便勇身云：『是什麼？』汝諸人又作麼生會？」西堂便向前展兩手云：「是什麼？」師云：「也只如此。」

僧參，師問云：「巢知風，穴知雨，蝦蟆跳入油甕裡，意旨如何？」僧云：「即今禮拜和尚。」師云：「莫是闍黎見處麼？」僧擬議，師便喝。僧坐喫茶次，又問：「大梅問：『即心是佛，便向這裡住。』闍黎向甚處住？」僧笑，師云：「秖得一笑。」

僧問：「懸羊頭，賣狗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值分文。」進云：「衲僧本分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答汝。」

崇寧來參，師舉：「佛鑑、佛眼、佛果，一日相謂曰：『老和尚秖是乾爆爆地，說心說性不得。』因請益五祖：『佛身無為，不墮諸數。』祖曰：『譬如清淨摩尼寶珠，映於五色。五色是數，摩尼是佛身。』圜悟謂二老曰：『他大段會說。』」寧曰：「設有人請益，和尚將何法指示？」師曰：「摩尼珠。」寧曰：「有摩尼珠則指示，無摩尼珠將什麼指示？」師曰：「再舉喻之不齊。」寧曰：「和尚又非座主。」師曰：「伊道看。」寧作掌勢，師微笑。

崇寧請師齋，寧曰：「某甲閱龐居士錄中，士聽座主講《金剛經》無我相、無人相、無眾生相、無壽者相，士問座主：『既是無我無人，誰講誰聽？』座主無語。唐至清無人與座主代語，請和尚代一轉語。」師曰：「恁麼說。」寧曰：「不然。」師曰：「汝道看。」寧曰：「待居士問：『無我無人，誰講誰聽？』但曰：『近前來，即向汝道。』」師連點頭，寧禮拜。

僧參，師問：「那裡來？」僧云：「銀山來。」師云：「可得多少銀麼？」僧進前，云：「和尚還識這個銀麼？」師云：「是什麼銀？」僧擬議，師便打，云：「幾乎入火重烹煉，到了終歸是假銀。」

師問崇寧：「道個本分句來。」寧云：「和尚就不本分。」師便喝，寧作踱勢，師云：「太粗鹵。」寧云：「到這裏說什麼麤？道什麼細？」師便歸方丈。

僧問：「門裏出身易，身裡出門難。如何身裡出門底人？」師云：「推不出，拽不入。」僧云：「不會。」師云：「出。」

僧參，師問：「那裡來？」僧云：「南京來。」師云：「靈骨寺啞鐘還鳴麼？」僧云：「不曾見。」師云：「恁麼則不從南京來。」僧擬議，師便喝，僧禮拜，師云：「還聽得鳴麼？」僧云：「謝師指示。」師云：「指示個什麼？」僧擬進語，師連棒打出。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
施貲，在京師崇寧庵刻。)
燕山信官孫國璧，率男孫(鋐、鑑)施資，送板入藏。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三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四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拈頌

世尊拈花，迦葉微笑。

拈：世尊將蝦釣鱉，頭陀見餌忘鉤，卻被百萬人天當面看破。且道如何是他看破處？面皺只因陪笑得，背駝將謂鞠躬多。

頌：一花拈出露全機，說向瞿曇少弄奇。卻被傍觀親看破，微微冷笑到今時。

世尊陞座，大眾集定，文殊白椎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世尊便下座。

拈：你看這兩個漢，大似合拍唱胡笳。雖然曲調分明，只恐知音者少。

頌：明月臺前照未休，漁翁樵父兩綢繆。誰知此處無魚釣，收拾絲綸別下鉤。

五通仙人問：「世尊有六通，我有五通，如何是那一通？」佛召五通仙人，仙人應諾。佛云：「那一通汝問我。」

拈：仙人雖然應得不差，若是那一通，決定不知落處在。

頌：五陵公子探春慣，深入華蔡似夢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因身在此山中。

文殊三處度夏，迦葉欲白椎擯出，乃見百千萬億文殊。迦葉盡其神力，椎不能舉。世尊遂問迦葉：「你擬擯那個文殊？」迦葉無對。

拈：文殊隨處風流，大似私通車馬；迦葉看孔著楔，由來官不容鍼。檢點將來，總被老瞿曇熱瞞了也。山僧若見他道：「汝擯那個文殊？」便與劈面一椎，只教瞿曇通身手眼迴避不及。

頌：堪笑靈山老釋迦，規繩不整亂如麻，引他無限癡男女，流水橋邊看落花。

世尊涅槃會上，摩胸告眾曰：「汝等善觀吾紫磨金色之身，瞻仰取足，勿令後悔。若謂吾滅度，非吾弟子；謂吾不滅度，亦非吾弟子。」

拈：釋迦老子向來說心說性處，分事分理，今日臨末稍頭，只得動靜雙融，生死不二，大似猢猻入布袋，伎倆已盡。雖然如是，個中能有幾人向摩胸處著眼？

頌：人之將死其言善，鳥若亡時聲更哀，個裏是誰知手腳，都盧好與一坑埋。

賓頭盧尊者赴阿育王宮大會，王行香次，作禮問曰：「承聞尊者親見佛來，是否？」者以手策起眉毛曰：「會麼？」王曰：「不會。」者曰：「阿耨達池龍王請佛齋，是時吾亦預其數。」

拈：尊者大似因齋慶讚，將佛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一時揭露了也。當時育王若是個漢，待他策起眉毛，便云：「醜！」直教尊者雙眉落地。

頌：趕供邏齋老古錐，眉毛尖上掛須彌，當時策起雖奇特，打失將何蓋面皮。

女子出定，諸佛各還本處，唯一女子近佛而坐，入於三昧。文殊白佛曰：「如何此女得近佛坐？」佛告文殊：「汝自覺此女定出，問之。」文殊托至梵天，盡其神力而不能出。世尊云：「下方有罔明菩薩，能出此女人定。」須臾，罔明大士從地湧出，作禮世尊。世尊敕罔明出，罔明卻至女子前，鳴指一下，女子於是從定而出。

拈：靈山這夥賊漢，弄盡精魂，逞盡伎倆，大似證龜成鱉，到底難瞞明眼不得。何故？不見道：僧投寺裡宿，賊打不防家。

頌：桃花綻，菊花綻，各自知時有方便。古今多少賞春人，不識東君空覿面。

池州甘贄行者，一日入南泉設粥，仍請南泉念誦。泉乃白椎曰：「請大眾為狸奴白牯念摩訶般若波羅蜜。」甘拂袖便出。泉粥後問典座：「行者在甚處？」座曰：「當時便去也。」泉便打破鍋子。

拈：甘贄行肅兵之令，南泉施定亂之謀。若據正眼觀來，二俱失利。

頌：放去收來太險生，作家用處豈留情，謾云相識滿天下，真個知心有幾人。

南泉一日東西兩堂爭貓兒，南泉見，遂提起貓云：「道得即不斬。」眾無對，泉斬卻貓兒為兩段。泉復舉前話問趙州，州便脫草鞋於頭上戴出，泉云：「子若在，恰救得貓兒。」

拈：南泉老漢，大似勾司賣卜，直向堂前東卜西卜，求個買兆底鬼也無，卻向草鞋頭上打鞦韆。

頌：全提正令兮，日月齊昏；神嚎鬼哭兮，地裂天崩。三軍驚駭兮，魂消膽落；一箭解圍兮，射戟轅門。

臨濟曰：「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

拈：老大臨濟作如此見解，提持向上，惑亂天下人，未有了日在。惜乎當時一眾無人，若下得三個錯字，管教老漢目瞪口

啞。

頌：裂一作三，金圈栗棘。擲下令人，吞吐不得。當時若有傍觀者，踢殺當年白拈賊。

僧問賣鹽翁：「覆船路向什麼處去？」翁放下鹽擔。良久，僧又問，翁曰：「你患聾那？」僧曰：「你向我道什麼？」翁曰：「向汝道覆船路。」僧曰：「翁莫會禪麼？」翁曰：「莫道會禪，佛法也會盡。」僧曰：你試說看。翁便挑起鹽擔，僧曰：「難。」翁曰：「你喚這個作什麼？」僧曰：「鹽。」翁曰：「有什麼交涉？」僧曰：「你喚作什麼？」翁曰：「不可更向你道是鹽。」

拈：這個鹽翁，雖是通身手眼，看來猶在半途。這僧未有主宰，只是隨他摟搜，有甚用處？若是山僧，待他良久，便一把扭住，叫地方：「你看這販私鹽賊漢，未曾領官票在。」他若擬議，驀拓開云：「看破了也。」便走，敢保這漢肩挑不上。

頌：途路相逢問覆船，鹽翁步步為周全，師僧若是巡鹽手，把住還應索票錢。

臨濟上堂，兩堂首座相見，同時下喝。僧問濟：「還有賓主也無？」濟曰：「賓主歷然。」濟復召眾曰：「要會臨濟賓主句，問取堂中二首座。」

拈：二首座雖然啐啄同時、箭鋒相拄，若不得這僧為伊發揚，怎見得賓主歷然？且作麼生是賓主歷然底句？天共白雲曉，水和明月流。

頌：明暗何曾合得伊，主賓端的在臨時，羚羊掛角高枝上，癡犬尋蹤遶樹馳。

趙州因南泉曰：「今時人須向異類中行始得。」

拈，王老師大似憐兒不覺醜，被趙州一拶，直得四稜著地。叵耐這漢猶是不肯放過，近前踏倒，不勝快便，猶向涅槃堂裏伸怨叫屈，殊不知得便宜處失便宜。若有人問山僧：「如何是異類？」只向伊道：「擎頭戴角，拖犁拽耙。」且道與南泉是同是別？

頌：王老親從異類行，明明羞恥不瞞人，若無如是超方作，未免隨他受苦辛。

臨濟因黃檗普請，隨後行。檗回頭見濟空手，乃問：「钁在何處？」濟曰：「有一人將去了也。」檗曰：「近前來，與汝商量個事。」濟便近前，檗豎起钁曰：「只這個，天下人提掇不起。」濟就手掣得，豎起曰：「為甚卻在某甲手裏？」檗曰：「今日自有人普請。」便回。

拈：黃檗雖然老將，未免懨懶而歸。山僧若見他道：「為甚卻在某甲手裡？」但道：「老僧今日失利。」且道把柄在阿誰手裏？

頌：撩鉤搭索能多事，奪角衝開藝更便，不是子強欺父弱，只因活計钁頭邊。

僧問雲門云：「一口吞盡時如何？」門云：「我在你肚裏。」僧曰：「和尚為什麼在學人肚裏？」門曰：「還我話頭來。」

拈：這僧莽鹵一擔，雲門偷心十分，用個倒身之計，將這僧三膲六腑、生熟二臟盡情搬出，自己卻頓在裏許，未免令人好笑。這僧若是選佛，但云：「多謝和尚供養。」

頌：問得似奇，荅得恰好。鹵莽禪和，自生懊惱。作家到底不作家，到底作家屙出了。

官人問趙州：「還入地獄否？」州云：「老僧未上入。」官人曰：「大善知識為什麼入地獄？」州云：「我若不入，阿誰教化汝？」

拈：趙州老賊，捨得自己，贏得他人則不無，怎奈渾身泥水。

頌：雷門撾布鼓，日下弄螢光，一個渾身倒，羞慚何處藏？

僧問興化：「四面八方來時如何？」師曰：「打中間底。」僧便禮拜。師曰：「昨日赴個村齋，途中遇一陣卒風暴雨，卻向古廟裏躲避得過。」

拈：這僧雷聲浩大，雨點全無，興化善辯來風，只消一點。雖然如是，敲磕將來也是急水下篙，未免氣急殺人。若問山僧：「四面八方來時如何？」便與劈頭一棒。何故虧？不見道：口是禍門。

頌：八面來時風勢險，當陽一點定山河，若無韓信張良策，謾向轅門唱楚歌。

僧問曹山：「世間何物最貴？」山曰：「死貓頭最貴。」僧問：「為甚死貓頭最貴？」山曰：「無人著價。」

拈：曹山荅話奇特，本色未見，若是正眼看來，未免在貴賤裏折倒。眾中若有英特之士出來問山僧：「不屬貴賤一句又作麼生？」但向伊道：「杖頭短拄三竿日，衣帶長牽一線風。」

頌：世上何物最貴，曹山荅死貓頭。可惜無人著價，只堪塞壑填溝。

僧問雲門：「從上來事，請師提綱。」門云：「朝看東南，暮看西北。」僧曰：「便恁麼去時如何？」門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

拈：雲門大師眼光爍破四天下則不無，若是提綱從上來事，未免指東畫西。

頌：暗裏拋金鎖，明中擲玉鉤，賺他門外客，坐得冷湫湫。

趙州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豎起拳頭。州曰：「水淺不是泊船處。」便行。州又到一菴主處，問：「有麼？有麼？」主亦豎起拳頭。州曰：「能縱能奪，能殺能活。」便作禮。

拈：趙州年老，只管逢人賣嘴，不顧舌頭拖地。

頌：斷頭船子泛江心，猶把絲綸釣晚曛，無孔笛吹驚兩岸，短長格調舌頭分。

興化謂克賓維那曰：「汝不久為唱道之師。」賓曰：「不入這保社。」化曰：「會了不入？不會了不入？」賓曰：「總不與麼。」化便打，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罰錢五貫，設饡飯一堂。」次日，化自白椎曰：「克賓維那法戰不勝，不得喫飯。即便出院。」

拈：盡道克賓失錢遭罪，有理難伸，殊不知重賞之下必有勇夫。敢問諸人：還知興化老人作用處麼？良久，云：「不入驚人浪，難得稱意魚。」

頌：一不做，二不休，不是冤家不聚頭。打了罰錢趁出院，不風流處轉風流。

慈明禪師冬日榜示僧堂作此字，其下註云：「若人識得，不離四威儀中。」有首座見之，謂曰：「和尚今日放參。」師聞而笑之。

拈：慈明老人無端將三百六十骨節、八萬四千毛孔并祖翁一片田地，四至分明總書一契，自己復簽花押賣與諸人，惜乎不遇受主。若不得首座為伊作個中正，管取至今日炙風吹。

頌：家門清吉無妖怪，何用高懸白澤圖？捏個拳頭作枕臥，諸人切莫妄分疏。

殃崛摩羅出家為沙門，因持缽入城，至一長者家，值其婦產難，子母未分。長者云：「瞿曇弟子，汝為至聖，有何法能免產難？」殃崛曰：「我乍入道，未知此法，當去問佛，卻來相報。」遽返白佛，具陳上事。佛告曰：「汝速去說：『我自從賢聖法來，未曾殺生。』」殃崛往告，其婦人聞之，當時分娩，母子平安。

拈：瞿曇因風吹火，用力不多，尊者走得腳酸，只是傳言送語。看這婦女，大似客遇窮途，正在苦惱之鄉，忽得家信一到，不覺腰包落地，通身慶快。呵呵，且道這一笑落在那個分上？若人道得分明，方許救得產難。

頌：嘮叨個瞿曇，無生旨謾宣，縱然能救得，終是老婆禪。

昔有古德，一日不赴堂，侍者請赴堂。德曰：「我今日在莊上喫油餈飽也。」者曰：「和尚不曾出入。」德曰：「汝去問莊主。」者方出門，忽見莊主來謝和尚到莊。

拈：融通定力，出入由渠，等閒一動一靜，縱神物都不能測。雖然如是，檢點將來，猶是鬼家活計。當時若遇山僧，正好驗過了打。何故聱？老老大大，因甚出入不明？

頌：古德家貧賊計生，明修暗渡騙人精，當時下得三椎鼓，千載難逃背食名。

僧與疏山造壽塔畢，白師。師曰：「將多少錢與匠人？」僧曰：「一切在和尚。」師曰：「為將三文錢與匠人？為將兩文錢與匠人？為將一文錢與匠人？若道得，與吾親造壽塔來。」僧無語。後僧舉似大嶺菴閑和尚(即羅山也)，嶺曰：「還有人道得麼？」僧曰：「未有人道得。」嶺曰：「汝歸與疏山道：『若將三文錢與匠人，和尚此生決定不得塔；若將兩文錢與匠人，和尚與匠人共出一隻手；若將一文錢與匠人，累他匠人鬚眉墮落。』」僧回，如教而說。師具威儀，望大嶺作禮，歎曰：「將謂無人，大嶺有古佛放光，射到此間。雖然如是，也是臘月蓮花。」大嶺後聞此語，曰：「我恁麼道，早是龜毛長三尺。」

拈：疏山壽塔雖奇，若不得這僧為伊開址、羅山為伊合尖，幾成虛設。

頌：疏山老，太奸頑，塔告工完錢未完，碎碎零零敲復打，可憐主事被伊瞞。休叵耐，有傍觀，千里同風徹夜寒，三更二點多相似，一盞清燈好自看。

百丈每上堂，有一老人隨眾聽法。一日眾退，唯老人不去。師問：「汝是何人？」老人曰：「某非人也，於過去迦葉佛時，曾住此山。因學人問：『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某對云：

『不落因果。』遂五百生墮野狐身。今請和尚代一轉語，貴脫野狐身。」師曰：「汝問。」老人曰：「大修行人還落因果也無？」師曰：「不昧因果。」老人於言下大悟，作禮曰：「某已脫野狐身，住在山後，敢乞依亡僧津送。」師令維那白椎告眾：「食後送亡僧。」大眾聚議，一眾皆疑：「涅槃堂又無病人，何故如此？」食後，師領眾至山後巖下，以杖挑出一死野狐，乃依法火葬。

拈：大凡修行人，貴乎命根斷、疑情破。若命根不斷、疑情不破，未免打在八識區宇，頭出頭沒。所以百丈老人特為後學初機作個樣子，直教一言之下頓脫狐疑。且不昧因果，果脫得野狐身麼？速道！速道！

頌：不落何深不昧幽，兩重公案一機酬，毫釐差處天懸隔，說與禪流莫妄求。

昔有婆子供養一庵主，經二十年，常令一二八女子送飯給侍。一日，令女子抱定，曰：「正恁麼時如何？」主曰：「枯木倚寒巖，三冬無煖氣。」女子舉似婆，婆曰：「我二十年秖供養得個俗漢。」遂遣出，燒卻庵。

拈婆子探竿在手，拋香餌以釣鯨鰲，者僧以露網之魚，見絲綸而疾迴避，縱饒寒巖發燄，猶不能使伊煖氣相接。如此擔板，怎得不受人之惑？當時若見恁麼道，便與攔胸托開，云：「人來也。」他若回頭，連棒打出，管教者婆聞得，立地放尿。

頌：良夜星明直下垂，細鱗巨口謾相疑。清香豈是尋常餌，好段因緣卻負伊。

雪峰搬柴次，乃於洞山面前拋下一束。山曰：「重多少？」峰曰：「盡大地人提不起。」山曰：「爭得到這裏？」峰無語。

拈：雪峰逢人弄嘴，伎死窮途。洞山詰問來由，言中有響。若作雪峰，待他問：「爭得到此？」便自指胸曰：「全承渠力。」管教洞山讚歎不及。

頌：盡大地人提不起，問伊爭得到者裡，可憐雪老似癡呆，有理難申骨都嘴。

僧問馬大師：「離四句，絕百非，請師指示某甲西來意。」師曰：「我今日勞倦，不能為汝說，問取智藏去。」僧問西堂，堂云：「何不問和尚？」僧云：「和尚教來問。」堂云：「我今日頭痛，不能為汝說，問取海兄去。」僧又問百丈，丈云：「我到這裏卻不會。」僧卻回，舉似大師，師曰：「藏頭白，海頭黑。」

頌：馬師父子弄泥團，丟去拋來總一般，四句百非推卻了，者僧當面受伊瞞。

趙州在東司，見遠侍者過，驀召文遠，遠應諾。州曰：「東司上不可與汝說佛法。」

頌：送屙放尿處，佛法許誰知？堪嗟趙州老，齷齪滿肚皮。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施貲，在京師崇寧庵刻。)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四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五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拈頌

舉德山托缽公案罷，復云：「從上千七百則葛藤，其中淆訛者無出於此。但諸方拈弄者甚多，間有一二尊宿，也只是依俙彷彿，蓋過便休。今日山僧不惜眉毛，與諸人拈弄一上，也要諸方檢點。德山托缽向法堂前過，擬釣獰龍澄巨浸。雪峰道：『這老漢！鐘未鳴，鼓未響，托缽向什麼處去？』卻嗟蛙步[馬*展]泥沙。山便低頭歸方丈。一般清意味，料得少人知。峰語巖頭，頭云：『德山老漢未會末後句在。』瞞雪峰即得。山命侍者喚巖頭云：『你不肯老僧那？』賊人膽虛。頭便密啟其意，也是鞏縣茶瓶。山明日陞堂，果與尋常不同，要此話行。頭向堂前拍手大笑云：『且喜老漢會末後句。雖然如是，只得三年。』前箭猶輕，後箭猶重。山果三年而歿，疑殺天下人。敢問諸人：還見德山老子落處麼？」聽取一頌：

「末後句，有來由。德山父子謾相酬。誰知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

舉臨濟在黃檗普請機緣，師云：「黃檗普請家常活計，臨濟拄钁預報其功。檗曰：『這漢困那？』明修棧道。濟曰：『钁也未舉，困個什麼？』暗度陳倉。黃檗便打，不得放過。臨濟接住送倒，放過不得。檗呼：『維那！』牽累別人。維那果來扶起，誰知好心無好報。檗起身便打維那，大似捉賊不得，反怪鄰里。濟便钁地曰：『諸方火葬，我這裡活埋。』可謂踞虎頭收虎尾。山僧如此批判，要與古人同一鼻孔出氣。且道諸人還甘麼？若有不甘者，不妨出來對眾分析看。若分析不出，也須自掘坑子埋卻始得。」

頌曰：

一條拄杖兩人扶，信有其鄰德不孤。將謂鬍鬚唯獨赤，誰知更有赤鬚鬍。

舉九峰道虔禪師不肯泰首座機緣，「香煙未斷，便能脫去，若非昔日工夫，焉能如此？但洞上門庭，語忌十成，機貴回互。首座荅個一色邊事，正是十成死語，未免遭人折挫。道虔雖具驅耕奪食手眼，當仁不讓，檢點將來，正是臨井推人，未見好手。當時若問山僧：『如何是一條白練去？』向他道：『看腳下。』他更擬議，劈脊便棒。不唯一代住持有分，亦使道虔侍者頓息我慢。」

頌曰：

好人偏遇惡人魔，死結冤家沒柰何。只為一言初不慎，至今怨氣未消磨。

舉僧問梁山家賊難防公案。

頌曰：

龍驤虎嘯欲驚群，不比狐狼歷亂行。騰踏自然超物外，叢林今古振家聲。

因鐘山維那舉三角示眾云云，請問：「事理俱備，妙協貫通，善辯來機，應時及節，在印師得之矣。敢問諸人：還知他二人語脈落處麼？其或未然，且看下面註腳。角云：『大凡演唱宗乘，須要應時及節。』且道：是中秋？是冬至？有僧便出禮拜，云：『四黃四赤時如何？』送入紅爐再煆看。角云：『三月杖頭挑，摘卻青帘沽客少。』僧云：『因甚滿肚皮貯氣？』把扇風來手自搖。角云：『怎柰這條繩何？』郎當鼻孔被人穿。僧云：『何時得消去？』一塊頑皮更覓錐。角云：『只待皮穿。』原來不值半文錢。山僧今日不惜眉毛，為汝分明註破了也。且道：三月杖頭挑，畢竟是個什麼？」鐘擬議，師便打。

舉：「山翁和尚一日牽驢巡堂一匝，命眾下語，不契，自作驢鳴而出。」師云：「大小山翁雖善向異類中行，要且無大人相，惜乎那一堂驢，但念水草，餘無所知。當時山僧若在，見他如此做次，將一把草塞斷驢口，以手拍驢背云：『這畜生！』他若便作驢鳴，但連打揵板三下。山僧如此批判，還有人為伊不甘者麼？設有，也是驢前馬後漢。」

頌曰：

千年古木久成精，特地相將異類行。信步踏歌呈巧妙，無人能和作驢鳴。

舉臨濟大師四料揀。

奪人不奪境。

玉蝶穿花舞，黃鸝織柳嬌。送書人來到，醉倒洛陽橋。

奪境不奪人。

雨打梨花落，風吹柳絮飛。竹笻春日暮，門外自攜歸。

人境兩俱奪。

智可來天下，轅門盡楚歌。江東舊游地，無面奈如何。

人境俱不奪。

山前逢野老，嶺外值樵夫。坐石談風月，相看入畫圖。

舉臨濟大師示眾三句。

第一句中薦得，堪與佛祖為師。

諸佛師，咽喉小，未措辭，先靠倒。道得依然落二機，國清寺裡豐干老。

第二句中薦得，堪與人天為師。

突出兮，卒難辯。快若梭，急如電。眨上眉毛早錯過，徒遭白棒當頭點。

第三句中薦得，自救不了。

栗棘蓬，金剛圈。擬吞跳，涉廉纖。夜深踏白須知水，差卻毫釐天地懸。

舉臨濟大師三玄

謾把三玄取次開，須知一句總全該，燈籠緣壁天台去，鶱桌催雲海上來。缺角泥牛顛白額，無毛鐵鷂打黃能，虛空昨夜閒開口，吞卻階前下馬臺。

舉臨濟大師三要。

明明句理分三要，臨濟老師只一竅，喝似雷奔擬爽神，棒如雨點徒施巧。眨眼遭他陷虎機，轉身早上擒龍釣，普化當年成褫伊，等閒未許通方道。

舉臨濟大師四喝。

金剛寶劍，厥之有章，不犯之令，的露堂堂。

踞地獅子，突出窠臼，纔動尾巴，爪牙俱露。

探竿影草，分明可見，衲子難瞞，龍蛇易辯。

不作喝用，是什麼碗？覿面來也，不容眨眼。

舉臨濟大師四賓主。

賓中主。

相如奪壁還趙，英豪天下名標，盡道客從主便，誰知主是賓饒。

主中賓。

客至堂前拱立，問渠來處端倪，只為貪他一滴，幾乎打失雙眉。

主中主。

正令全提尊貴，當機誰敢衝風，四海狼煙盡息，巍巍獨振寰中。

賓中賓。

一味傳言送語，諸方何可東西？若解倦來打睡，自然餓也噇籮。

舉臨濟大師四照用。

先照而後用。

大冶紅爐煆雪花，寒香片片意無涯，拈來不薦當頭棒，鶻眼龍睛盡著沙。

先用而後照。

石火光中掣電機，未容擬議已遭椎，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稍早已遲。

照與用同時。

雷轟電擊在欄干，若個聞風不膽寒，縱使久經行陣客，到來難過鐵門關。

照用不同時。

看到山窮水亦窮，洞房春色十分濃，遊蜂逐蝶穿花過，未諳猶如在夢中。

山中四威儀

山中行，臨流撥草杖頭橫，小魚兒，聿過石苔驚。

山中住，一室天然開六戶。日東昇，紅霞堆滿樹。

山中坐，就石敷床可，達磨為安心，等個人兒過。

山中臥，石門松掩雲敲破，忽開窗，桃落猿走過。

[、/(、*、)]字頌。

無端捏怪老瞿曇，習氣難忘自不慚，點出三爻凶象險，乾坤爍破許誰看？

讚

觀音

大哉觀世音，能作多方便。如月印千江，一切塵中現。救苦惱之眾生，用悲心而無倦。稱其名也，獲六十二億恒河沙菩薩利益；睹其像也，得三十二應功德普門之神變。夫是之為普覺有情，寧不稽首而讚歎。

水月觀音

稽首慈悲大願王，感應道交難思議。三十二應眾妙身，如天一月含眾水。隨願所懇悉圓成，故我恒常而頂禮。

文殊

五臺山上老文殊，跨下金毛入畫圖，頭角未容輕顯露，爪牙先已布江湖。神清貌古通人愛，語直機圓與世疏，曾對前三無著問，而今佛法又何如。

三大士出山像

看你三人有甚伎倆，纔出山來，百醜難狀。娑羅樹下且藏身，高高危坐石頭上。不說法，不談禪，大開冷眼對青山。宛如忘卻來時路，幾乎笑殺是傍觀。

彌勒

靠卻布袋，堆桅獨坐。纔舉念頭，早已話墮。且到龍華會時，方可與汝道破。

千佛觀音

通身是，遍身是，頭頭顯露即不得，離不得是甚矢橛？楊柳化竹枝，淨瓶如木突，盡道伊是千佛觀音，仔細看來一身螺節。

觀音

自在觀音，觀音何在？剎剎逢渠，塵塵不昧。尋聲救苦度迷情，到處卻成灰布袋。咄！

題伏虎羅漢

殺無明賊，滅痴暗母。眼突瞋睛，手擒猛虎。廓然放下自知非，六通縱有何相補。

題泛海觀音

大士慈悲願力多，尋聲救苦入娑婆。洛陽橋畔無人識，一葉蓮舟泛海波。

題本師費老和尚

室內投機，非父莫知其子；堂前鏟草，非子莫知其父。只如父慈子孝，師嚴道尊，惟吾本師老人，真法社之總裁，宗門之樞要。縱使簾前賜紫，僥倖之輩，若較其為人之真實，荷道之任重，又何啻於天壤哉！

題華山見月律師真

兩鬢蓬鬆，頂光突兀。盡道伊是以身相說法，現威儀而度生。殊不知真末世之鉗鎚，細行中之古佛。咄咄！

題了念老宿小像

這個老叟，襟懷不醜。紫衲橫肩，青藜在手。擴玄機聊以心通，恣遊戲不用腳走。大段有些兒，見人懶開口。阿呵呵，真傑陡，行藏詎落寒山後。丹青描出玉峰前，一任世人稱希有。

題李傳真小像

是真非真，非像是像，就中些子，無物為況。杳兮冥，忽兮恍，離婁不得睹其形，滿願詎能談其狀。默默對清虛，分明自詶唱。呵呵呵，甚倜儻，維摩若見還相讓。懸向高堂仔細看，料伊不在丹青上。

偈

詠紙花

幻出玲瓏手，名花巧樣粧，自甘違雨露，誰謂避風霜。有色來蜂舞，無香賺蜨忙，只因空我相，堪供法中王。

為慧來師六十壽

野鶴閒雲已出塵，青眉白髮老龍鱗，峰頭縱目乾坤闊，花甲重添錦上春。

闢荒建剎

卓錫東郊外，方塘翠藹間，輸金營梵剎，刈草結禪關。境僻宜吾拙，緣疏愈客慳，一朝千載意，誰識老僧顏。

屋繞清流

一擲彈丸地，千秋崒水央，波濤傳梵唄，風月繞簷廊。魚靜思鵬化，禽閒學鳳翔，幾多遊賞客，到此卻情忘。

師過餘姚藏閣，眾知師未事筆墨，強師作偈云

打翻龍藏就中參，露布葛藤疋是閒，留得一雙青白眼，看他月上幾層山。

贈在衲老宿

一從參罷老天童，肘被靈符印碧空，茅屋竹床拳作枕，高蹤不與世人同。

孟冬送未能嚴居士過天台

楓葉半紺江日暮，錦帆斜挂朔風飄，天台此去誰相識，千里應懷道格高。

送月林老衲上雲間

輕快一肩雲補衲，逍遙數節竹為笻，九峰七塔連三泖，和月堪圖入畫中。

贈雪舟侍者三十

寒侵徹骨齊腰雪，謾說安心便肯休，況值歷年來韻早，梅花香雪可藏舟。

為瞿識禪人

瞿曇面目如何識？指出毫端好自看，萬象撥開塵劫外，碧天高挂一輪寒。

立予上人求偈

老漢未曾攻筆硯，堂前終日買風煙，因君數數來柏傴，拈起禿毫寫不連。

和韻荅劍門法兄

疇昔分燈把杖行，敲空作頌聽鵑聲，山林自喜嘲風月，江海誰能辯濁清。籠竹淡煙閒丈室，盈窗紅日映孤城，一從聚首天童後，未有人書座右銘。

和朽木偈

不犯輪扁手自量，樗材雖老益野張，曲枝避鳥儔無用，虛林藏猿羨有方。萬壑每隨雲化影，千山常共月流光，區區物外閒多趣，猶得天年道可當。

梅下聞計弔韜明法兄

梅花得意正春妍，忽爾狂風一夜殘，滿地枯枝徒歷亂，濺牙青子但悲酸。吟香野客詩囊冷，探蕊遊蜂粉翅乾，幾幾同條空太息，日沉孤影上欄干。

送野松上人歸楚

寒灰撥盡客西東，賓主爐頭話已窮，瓦缽橫肩千里月，布帆斜挂一江風。臨期索我送行偈，搜竭枯腸無半字，忽然乘興便揮毫，寫出離言非別意。曾聞楚國老襄陽，觸著些兒便發狂，立地腳跟如未穩，撩天鼻孔謾郎當。

恒如蔣居士七秩

耳聰目皎若童蒙，貌古神清如高松，達得大概為紀客，不能盡述聊相通。河沙算師數難窮，海屋仙籌徒枉功，白鶴翔臨玉闕同，青牛跨下玄關東。颯行履健非扶笻，席坐雄談欽俗聾，吾欲讚之不可盡，禿毫尖上寫秋風。

贈大道老宿

八十餘春個老宿，氣如角虎勢難擱，神清目皎察秋毫，貌古心慈能格物。物格之機不自瞞，雪花拋向紅爐看，灼然鍛煉由來久，爆碎胸中鐵一團。君是綿州育生長，巴歌須是蜀音唱，當年演祖太風流，流水高山亦相讓。

荅常熟眾護法請住維摩

官催火急似油煎，百計尋辭未許閒，項上無枷應自適，鼻頭有索被君牽。琴川水闊魚堪躍，虞岫風高鳥倦還，好個話頭休說破，維摩默默尚留連。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施貲，在京師崇寧庵刻。)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五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六

嗣法門人超曉超自等編

囑即健勝後堂

傑陡禪和真猛力，黃檗當年接臨濟，婆心太切許誰知？忤逆厮兒只這是。奪食驅耕不等閒，拈槌豎拂豈容易？今將頭角且深藏，春至一聲轟霹靂。

囑天衢寓堂主

衝開權角自來雄，聖箭還如射九重，此去逢人休放過，當頭白棒展家風。

囑尚德曉西堂

一語投機開活眼，虎鬚捋倒始全威，青藜七尺親分付，棒喝縱橫任爾為。

囑何一自首座

截斷當年舊葛枝，一毫頭上廓玄機，迅雷喝下翻身去，個是吾家獅子兒。

居士求施茶偈

年年五六黃梅月，炎暑蒸人何太切，趙老茶味驗知音，文殊把盞勘無著。閒消半滴獲清涼，忙暇一杯除瘴熱，會取其中端的旨，莫嫌選佛多饒舌。

示狂客

祖道秋林木葉疏，沙盆落落倩誰扶？不才未了青黃輩，甘作無知輕薄徒。盈腹膏肓人易壞，通身毛病藥難除，狂夫請自回頭看，做得瞿曇弟子無？

示句非侍者

親師擇友恣遨遊，撥草瞻風僅十秋，古路踏番添意氣，布毛舉處得心休。投機有句盤珠轉，契理無非水月幽，今日辭歸故里去，好將白棒接高流。

示豐書記南歸故里

三度逢場非是戲，一機纔叩便翱翔，化鵬鼓翅南溟去，擒得龍歸舊處藏。

示若鶚侍者

少年氣宇吞寰海，別我難辭吹布毛，此去逢人如借問，舉拳只向驀頭敲。

示片石

一片石頭孤硬，千尋積翠含霞，月出雲飛霄漢，香氣雪裡梅花。

示園頭

栽蔬訣要勤澆灌，培得根深葉自多，莫惜疲勞肩手力，王瓜茄子念摩訶。

十二時歌

半夜子，忘彼此，忽憶瞿曇那些子。天邊若不露星兒，六載獃獃幾坐死。
雞鳴丑，嬾開口，兩眼紅塵驅不走。倒番木枕下床頭，驚起法身藏北斗。
平旦寅，好施陳，拈香爇火許誰親。忽然看到梅稍月，五葉一花萬萬春。
日出卯，客作早，忙忙收拾衣中實。區區愛喫苦瓜莧，一任諸方取蜜棗。
食時辰，齒生津，饑餐馬麥勝饈珍。當年懶瓚猶忻怡，糞火常煨紫芋馨。
禺中巳，無他事，運水搬柴只這是。倚筇獨立玉峰前，背手橫眸書梵字。

日南午，合賓主，雲從龍兮風從虎。兩兩相逢吼一聲，驚番五嶽樸泥土。
日昳未，誰作對，鐵額銅頭輥一塊。萬鍛紅爐片雪飛，摩醯覷著眼須昧。
晡時申，令斬新，高提白棒逐青蠅。可憐近代尋羶者，盡媚時人背古人。
日入酉，還知否，人生誰是得長久。區區活計百年心，仔細看來沒來由。
黃昏戌，莫相促，默坐床頭清一忽。間然不覺到忘機，那管奴郎罵我禿。
人定亥，猶叵耐，賊兒竊我缽囊袋，從教徹底盡掀番，還有山僧這個在。

佛事

為法忍律師封龕

師以拄杖指龕，云：「生本無生，枯木花開越樣新；死木不死，瞿耶落月扶桑起。恭惟圓寂法忍律師不能空寂，洞達無生，若片雲點於太清，布陽春生於暖谷。或悲或喜，咸稱自性彌陀；屈指成拳，覿示本來戒相。今朝功圓行滿，得便還家，末後慇懃，踢番覺路。且道封龕一句又作麼生？」以拄杖橫一橫，云：「封。」

為鐵舟禪師上供

拈香罷，卓拄杖，云：「生不生，死不死，生死何曾離這裡？而今面目儼然在，匝地清風吹不已。吹不已，實可憐，隴頭花折一枝殘，離離香散遊人少，留得梅稍月自看。」

本師隱老和尚計音至，領眾上供

拈香，云：「昔年被師瞞多少，冷地思量恨轉深，今日瓣香呈後供，報恩何似報冤親？且道冤作麼生報？」遂豎起拳，震威一喝，云：「老人面目現在，兩序大眾為我證明。」

為峽山禪師封龕

師云：「數載辛苦，漸漸葺成保社，一條拄杖凜凜撐拄門庭，眾檀咸以歡心，過客無不讚歎，奈因宿業未了，魔障隨身，挽臂相持，痛錐徹骨，正所謂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到此田地，只得豁開本地風光，放出自家手段，生死關頭盡底掀番，人我山峻一齊推倒，有佛處不得住，藏身處沒蹤跡，無佛處急走過，沒蹤跡處莫藏身。若與麼去，不妨坦然自由，逍遙快樂。且道封龕一句又作麼生？重重錦縫無尋處，一道神光覿面看。」

為龔氏三鼓下火

師以拄杖擊棺三下，云：「醒醒著，莫瞌睡，聽我說無生，連漏頻催促。金雞聲碎，皓月當空，清風匝地。不是心，不是物，片玉峰頭雲一突。山是山，水是水，其中消息誰能委？若向這裏會得，便知自己本命元辰落處。」遂以火炬摵一摵，云：「火裏蟭螟吞大虫，通身湧出光明聚。」

為超淵火

師舉火炬云：「孤迥迥，峭巍巍，圓陀陀，光灼灼。諸人到此，只合傍觀，獨許超淵，一回親證。所以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敢問諸人：說又說於何法？聽又聽個什麼？」遂攛火炬云：「通身勝熱太風流，觸著些兒真快活。」

為覺聞禪人火

師拈火炬，云：「汝本徽州人，今作他鄉客，偶爾撞將來，這裡酬宿債。宿債既酬，且道安身立命又向什麼處去？」攛火炬，云：「脫殼烏龜飛上天，泥牛踏破澄潭月。」

為了念禪德封龕

師云：「出家道流當以忍苦修行利俗為要，口喫施主飯，身穿檀信衣，貴乎頂[寧*頁]一著透脫，腳跟下本分事清徹，然後入廛垂手，應物隨機，利己利人，彼此事辦，乃至臨末稍頭，去住自出，則不被塵境所惑。脫或依俙越國，彷彿楊州，莽莽蕩蕩，無果無因，儱儱侗侗，誤人誤己，於生死關頭不破，無常殺鬼來追，時節做手腳不迭。」遂高聲呼云：「了念禪德！此是山僧真實為汝分明說破，汝還知麼？汝還覺麼？選佛場中留不住，卻來這裡便安身，

身前縱有千言好，怎似臨行一句親？且道如何是臨行一句？」以手向北指云：「為君指出臺山路，撒手飄然驀直行。」
復為火
舉火炬打圓相，云：「了無所了君須了，即念離念無別念，而今了念契無生，直至菩提光燦爛。」

福嚴隱老和尚三周上供

拈香，云：「大眾！今日是我老和尚忌辰之日，雖是常住淡薄，無可表陳，不免炊金牛飯、煎雲門餅、烹趙州茶、沽曹山酒，惟願和尚光臨納受，不謂酬恩報德，要見末後慇懃。不肖臻更操後絃琴、唱無生曲、打禾山鼓、輥雪峰毬以為供養，省儉實是省儉、熱鬧亦為熱鬧，敢道古今未有？似不肖如此真實供養、酬恩報德且止，畢竟以何為孝道？」復炷香，云：「以此為孝道。」

為維摩天則法兄和尚封龕

師至龕前，以拄杖卓一卓，云：「瞿曇四月八日生，汝何四月八日死？雖然生死不同途，究竟同歸解脫海。恭惟天則大禪師，昔承師命，主席維摩，數年化道，琴水傳聲，一旦飄然，虞山失色。薰風堆裡摘楊花，撒手圓成末後句，直得藏身處沒蹤跡，沒蹤跡處且藏身。且道封龕一句又作麼生？全體蹙將雲片合，金棺不必未雙足。」

塔銘

康熙十七年冬，臨濟宗三十二世性空臻禪師告寂於京師龍泉寺。越明年正月，門人超曉等用其法闍維，火燼之餘，四齒不壞，得五色舍利子凡三百餘顆。法眾見者咸流涕太息，謂師之道行為希有也。超曉將函其骨南歸，乃持道安靜禪師所撰行狀乞銘師之塔。師常訪予寓舍，予見師眉目蒼秀，脊骨稜稜出衣表，與語簡澹有味，方欲援以為方外交，而不意其遽逝矣。予悵然久之，因是不敢以不文為解。按狀：師諱行臻，字性空，代州人，姓邊氏。母韓，夢金牛入懷而娠。弱不茹葷，好靜坐。甫十餘歲，薙髮為僧，遍遊諸方者數年。聞天童密雲老和尚法席之盛，往受具戒，咨決生死大事。問：「生從何來？」和尚棒云：「即今從何處來？」進云：「從堂中來。」和尚又棒云：「既從堂中來，還歸堂中去。」師茫然。其後聞山石崩墜有聲，始有省。復求印證，和尚連棒趁出。以而遊楊州

福緣菴，閱大藏經，得雲門語錄中語，恍然見密老和尚大機大用，覺情與無情悉在自己光明中顯現。欲復往依之，而值密老和尚遷化，遂走謁費隱老和尚於金粟寺。費和尚即密和尚授法大弟子也，命充監院。如是十三年，深加器重，曰：「先師之道，賴子不孤矣。」而師猶不欲以出世目炫也，棲止崑山陳氏廢園中。頹垣老屋，饘粥不給，恬然不為意。踰五年，徒似漸集，檀施亦不遠數百里而來。於是創建殿堂樓閣，及方丈之室、香積之廚，無不悉備。琱甍丹黝，冠於一邑，巍然稱寶坊矣。乃標其額曰「選佛場」。諸方衲子傾慕，挈瓶掛錫，問法座下者，日夜不絕。恒苦乏食，又募田若干畝，以備接眾費。會虞山維摩延師住持，師厭選佛之喧也，往應其請。未幾，語門人曰：「吾老矣，吾北人也。緣當在北，盍往遊帝都乎？」遂偕超、曉輩擔囊附舟趁京師，寓龍泉寺，不四月而示疾。常熟翁司空寶林方進謁次，師與坐，語未竟，合掌跏趺而逝。室中微聞異香，踰時不絕。臨逝時，不說偈，不作遺囑，識者稱其有古雪竇之風。師在選佛場也，嘗因僧化席書偈，有「百丈當年卷卻，玉峰今日重鋪」之句，僧問：「百丈既經卷卻，玉峰何故重鋪？」師云：「為汝瞌睡未醒。」僧送拄杖，師云：「古人道：『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卻你拄杖子。』意旨如何？」僧云：「學人送與和尚。」師云：「如是即被山僧奪卻也。」僧擬議，師大笑。問：「懸羊頭，賣狗肉，意旨如何？」師云：「看破不值分文。」進云：「衲僧本分事如何？」師云：「老僧無氣力荅汝。」蓋其方便接引多類此。壽七十一，僧臘六十一。嗣法門人超自等二十餘人，受度者不計數。有語錄六卷行世。塔在常熟縣之西維摩寺。銘曰：

道法如用，源同派別。臨濟一宗，雲仍相接。堂堂天童，實推中興。師其世嫡，祖印是承。建大法幢，擊大法鼓。應機豎拂，用道聾瞽。清風白雲，去來無蹤。撞倒須彌，獨露虛空。婁江之濱，巍巍窣堵。人龍皈依，永衛斯土。

賜進士出身、翰林院編修、充纂修明史官、前奉政大夫、刑部山東清吏司郎中、長州汪琬譔文。

嗣法門人位次

嵩堂　即健(福建)　天山超仙(寧波府)
佛裔(松江府)　天浪超翰(福建)　智隱(福建)
天衢超寓(松江府上海縣)　楚堂超稷(楊州府)　宗喝超濟(福建)
大隱超卓(河南)　白雲超隱(杭州府)　昆堂(宜興)
道岸超登(湖廣)　蘧菴超雍(湖廣)　淨穎超卓(蘇州府太倉

州)

德門超驥(江西)　　法愷(湖廣)　　祖印(福建)

尚德超曉(蘇州府吳縣)　　悅山超惠(楊州府)　　巨方(楊州府)

何一超自(河南杞縣)

(燕山誥封夫人關門伊氏，率男茂盛、玻爾坤、楚蠻子施貲，在京師崇寧庵刻。)

性空臻禪師語錄卷第六終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